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人之一生

安特列夫著  
耿濟之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人 之 一 生

安特列夫著  
耿濟之譯

漢譯世界名著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人之一生  
The Life of Man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原 著 者	Leonid Andreev
譯 述 者	耿 濟 之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D五二二六

# 序

『人生有什麼意義呢？』這句話是中國現代青年常常悵悵的自問着，而終於沒有得到答案的。但我們如果讀了安特列夫（Leonid Andree, 1871—1919）的這篇人之一生，便可得到一個很可怕的答案，——這個可怕的答案，我們雖極不願意得到，卻終於如隻身徘徊於朦朧的月下所生的影子似的，息息跟隨在我們的身邊。

屠格涅夫（Turgenev）在安特列夫此劇出版的三十年前，已經詔示過我們。他說，他獨自在曠野裏行走，一個老嫗緊緊的跟在他後面；後來他察出，這個老嫗不僅是跟着他，而且還指示着他，她向左向右，他也不得不聽從她。他仍舊繼續着行走，前面卻有個黑暗的大坑——墳墓！他急忙轉回來，老嫗又站在他的前面。他現在知道，這個老嫗便是他的命運，不肯一刻離開他的命運。他又向另一方面走去，走了不久，前面又是一個黑暗的大坑。他便又轉到傍的方

向，前面也有個可懼的異點。他想站住不走，轉瞬間便坐在地上。他覺得老嫗還是息息不離的

站在他身旁。遠處的異點，卻浮動了，向他爬來。

這是多少可怕的事！誰能離開了他的運命，而不受他的支配呢？誰能與運命抵抗，離開了她而走在前面沒有黑暗的大坑的路上呢？誰又能逃避這可怕的黑暗的大坑，而不被吞沒呢？他們雖立住了或坐下了不走，黑暗的大坑，卻依舊浮動了向他爬來！

在這個地方，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很可怕的答案了：

「人生沒有意義；因為他的前途，就是墳墓。」

但這種答案還不是安特列夫的答案；安特列夫的答案卻較此更其可怕。他以為人的一  
生雖然是以墳墓為最後的歸宿，而他的所走的路，卻絲毫沒有自主的權。誰都是同樣的走一條路，誰都不能另擇一條他自己願意走的向左或向右的路——連想坐下或轉向左或右的自動力也沒有。運命已經規定了他所應走的路，他是不能反抗，而且不會想到反抗的。

我們試讀這本人的一生。人生的劇場，是什麼地方都是灰色的。有一個灰色的人，在那裏說着人的一生活。他的聲音鎮定而冷淡。他說：「那個人的全生要在你們面前次第的經過，從黑

暗的「開始」直到黑暗的「終了。」——現在快要很神祕的闖破「無在」之門，哭喊着通告自己短促的一生的開始了。在「無在」的夜間，一隻無智識的手點着的蠟燭快要亮起來了。——這就是人的生命。」當他說時，人就很艱難的從他母親腹裏生出來，同時灰色的人手裏的蠟燭燃燒起來。人的一生開始了。隔了許久，灰色的人手裏的蠟燭已經燒去三分之一，人正在戀愛與貧窮中生活着。又隔了一會，人家裏的幸運已達到最高峯，他們在大開着跳舞會。跟隨着幸運來的是逆運。人的家財盡了，他的兒子也死了。人在詛咒着上帝，魔鬼，運命或生命。灰色的人冷淡的傾聽着詛咒，蠟燭的火焰搖曳着，彷彿爲風所吹一般。人和灰色的人就這樣對立着。又隔了一會，人的妻死了，人也死了。同時蠟燭發亮了一下，便熄滅下去。灰色的人在黑暗中說道：「靜着，人死了！」

人的一生就是如此。

「他生下來就具有人類的樣式和名字，無論一切都和已經生在世上的人們相像。他們那種殘酷的命運，要成爲他的命運，他的殘酷的命運，也要成爲他們的命運。他受了時間抵抗

不住的牽引，將要呆呆板板的經歷盡一切人生的階級，從低到高，從高到低，他爲視點所限制，也終不會看見他那隻軟腿已經舉起着要跨上去的那段階級；爲知識所限制，更不會知道未來的一小時——一分鐘，將要給他送些什麼來。他又因爲自己的盲目的無識，受豫覺的壓迫，希望和恐怖的驚擾；要很順從的畫着鐵製的預定的圈兒。」

這就是安特列夫的答案，——一個很可怕的答案。無論是誰，恐怕都被這個可怕的答案，息息跟隨在身邊。

中國的青年們！這個答案將使你們生什麼樣的感覺呢？

外面是無邊的黑暗與空虛，我們且藏在一個有美麗的畫的屏幕裏。

我想這實是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

這篇劇本的原文，出版於一九〇六年，是俄國文學上第一部的象徵主義的劇本。濟之的譯文，不失原文的精神；我敢斷定讀者不會有什麼不懂的地方。

# 人之一生

## 目次

引子	.....	一
第一幕 人之生與母親之痛苦	.....	六
第二幕 愛情與貧窮	.....	二九
第三幕 人家之跳舞會	.....	五八
第四幕 人之逆運	.....	八〇
第五幕 人之死	.....	一〇一
(附錄)人之死(第五幕的修正稿)	.....	一二〇



引  
子

子 引

一

有一個全身灰色的人，名叫他，在那裏說着人的一生活。一間空洞洞的，四方形的大屋，連門窗都沒有。屋內一切都是煙灰色的，具着同樣的色彩：灰色的牆，灰色的頂棚，和灰色的地板。一條平均的，軟弱的光線從無人看見的地方那裏流將出來——這種光線也是灰色的，一色一樣的，顯出幽幻的景象，發不出黑影和亮光來。——那個全身灰色的某人本來靠在牆上，幕開時便無聲無息的離開那個地方。他穿着一件寬大而且不合式樣的灰色外套，顯出一個巨大的軀幹，他的頭上蒙着一塊灰色布，他的深色的影色蓋住了臉的上部。他的眼光人家看不見。所看見的不過是兩頰，鼻子和尖形的下顎，——都是又大又重，彷彿從灰色石上砍下來的一般。他的嘴唇緊閉着。他微抬着腦袋，用一種堅硬而且冷淡，失去驚擾和恐怖的聲音開口說起來——彷彿被屨來毫不經意的讀命運的書的人所說的話一般。

——「來到這裏散悶和笑樂的諸位看客，請你們看着罷，聽着罷，那個人的全生要在你們面前次第的經過，從黑暗的「開始」直到黑暗的「終了。」以前他未曾來到世上，很神祕的葬埋在時間的「無盡」裏面，無思想，無情感，誰也不知道他，——現在快要很神祕的闖破

「無在」之門，哭喊着通告自己短促的一生的開始了。在「無在」的夜間，一隻無知覺的手點着的蠟燭快要爆發了——這就是人的生命。你們看着那火焰呀——這就是人的生命。

他生下來就具有人類的樣式和名字，無論一切都和已經生在世上的人們相像。他們那種殘酷的命運要成爲他的命運，他的殘酷的命運也要成爲他們的命運。他受了時間抵抗不住的牽引，將要呆呆板板的經歷盡一切人生的階級，從低到高，從高到低。他爲視點所限制，也終不會看見他那隻軟腿已經舉起着要跨上去的那段階級；爲知識所限制，更不會知道未來的一小時——一分鐘，將要給他送些什麼來。他又因爲自己的盲目的無識，受豫覺的壓迫，希望和恐怖的驚擾，要很順從的畫着鐵製的預定的圈兒。

那不是他——有幸福的青年。你們看，蠟燭點得多亮呀！無盡的空間裏冰雪之夜無力地旋轉着，並且疾走着，火焰搖盪着，蠟燭還是很明亮的燃燒着。但是火所吞食的蠟兒減少起來了。——但是蠟兒減少起來了。

那不是他——有幸福的丈夫和父親。但是你們看，蠟燭點得多黯淡並且希奇呀！發黃的

火焰彷彿在那裏皺眉，彷彿冷得抖索着，四處的躲藏。因為火所吞食的蠟兒溶化起來了。——因為蠟兒溶化起來了。

那不是他——害病而且衰弱的老人。人生的階級和隨地的陷坑已經走盡了，——但是那隻抖抖索索的腳還是往前挨着道兒。發藍的火焰，向地上偃俯着，極無力地伸展着，垂倒着，抖索了一下，又垂倒下去，——輕輕的滅了。

於是人就死了。他從夜間來，從夜間回去，無影無蹤的消滅在時間的「無盡」裏面，無思想，無情感，誰也不知道他。我呢，人家都稱我做他，在人的一生裏，在人一生的路程中間，總是他忠實的同行人。人和他的近人自然看不見我，但是我却時時刻刻在他的附近，無論當他興起和睡覺的時候，或當他禱告和詛咒的時候。在快樂的時候，他那自由而且勇敢的精神正在高高的飛翔着，在失意和悲傷的時候，心靈正受着死刑似的壓迫，血正在心裏凝結着；在勝和敗的時候，在和「不變」大決鬪的時候，——我總同他在一塊兒。——我總同他在一塊兒。

來到這裏散悶和笑樂的諸位看客，受「死」的命運支配的人們，你們大家看呀，聽呀：那

激流的人生將要帶着他的悲歡在你們面前一一的經過，引起幽遠的回響來了。」——  
灰色的那個人默着聲了。光明在沉默裏消滅下去，黑暗籠罩着他，和那間灰色的，空虛的  
屋子。

——垂幕——

幕	一	第
生	之	人
苦	與	親
痛	之	母

屋內深黑，一切靜止。一羣老太婆包着奇怪的面布，她們那付灰色的側面影像顯得很陰慘，彷彿一堆灰色的躲人的老鼠；這所又大又高的屋子的形象也是如此。老太婆們輕聲談着話，互相的嘻笑。

老太婆們的談話。

「我極喜歡曉得，我們那個女朋友生的是兒子還是女兒？」

「難道你看來還不是一樣麼？」

「我很愛男孩子。」

「我可是愛女孩子呢。她們總是坐在家裏頭，等着人家到她們那裏來。」

「那末你愛不愛上人家闖門去呢？」

老太婆們輕輕地笑了。

「他知道呢。」

「他知道呢。」

靜默。

「我們的女朋友到喜歡生女孩子。她說男孩子皮氣太野，性質又剛強得很，總要找點危險的事情出來。他們小的時候，就喜歡爬到高樹上面，還要到深水的河裏去洗澡。不是掉下來，就是淹死了。等到他們成了年，就要去打仗，自己殺起自己來了。」

「她以為女孩子不會淹死的。我可是看那些女孩淹死，看見得多啦，她們也跟男人淹死一樣：全身又溼，又發綠。」

「她還以為石頭是不會砸死女孩子的呢！」

「可憐哪，她怎麼這麼難產呀。你看，我們坐在這裏已經有十六個鐘頭啦，她總是在那裏嚷着，起初她嚷得很響，聽見她那種喊聲，耳朵都要震痛，以後慢慢兒輕了，可是現在祇在那裏乾號和呻吟。」

「大夫說她要死呢。」

「不——大夫說小孩子是死的了，她自己還可以活着。」



「爲什麼她們要生孩子呢？這真是痛呀。」

「不過爲什麼他們要死呢？這更是痛了！」

老太婆們輕聲的笑着。

「不錯。生着……死着……」

「又——生着。」

她們笑了。聽見受痛的婦人的輕喊聲。

「又來了。」

「她又發聲出來了。這是很好的。」

「這是很好的。」

「可憐的丈夫！他那種發愁的樣子，看着竟要笑出來呢。起初他，妻子懷孕了，他很喜歡，說巴望能得一個男孩子。他心裏想他的孩子將來可以做總長或將軍呢。現在他可是一點也不巴望，更不論男孩子跟女孩子了，祇在那裏着急着，哭着。」

『她一陣陣發痛的時候，他自己也掙扎着，臉都漲紅啦。』

『叫他到藥店裏去贖藥，可是他在藥店門前走了兩個鐘頭，還想不起來他要什麼，就這樣空手回來了。』

老太婆們輕聲笑了。喊聲利害起來，却又沉下去了。一時的靜默。

『她怎麼啦？也許她已經死了麼？』

『不要是這樣，我們就可以聽見哭聲了。那時候醫生就要跑過來，說些不相干的話。那時候她的丈夫失了知覺，被人抬過來，我們也就有事做了。不，她沒有死呢。』

『那末我們坐在這裏幹什麼呢？』

『你去問他罷。我們會知道麼？』

『他不會說的。』

『他不會說的。他一句話也不說。』

『他支使着我們呢。他把我們從牀上拖起來，讓我們在這裏守着，其實也就不必來呀。』

『我們自己來的。難道我們不是自己來的麼？應該說公平話呀。你看她又嚷啦。爲這個我們還能不來麼？』

『那末你到願意呀。』

『我不說話。我不說話，我儘等着。』

『喔唷，你真是善心啊！』

大家笑了。喊聲越發利害。

『她喊得真厲害呀！她真疼極了。你們知道這樣的痛楚麼？簡直好像肚子裂開似的。』

『我們大家都生產過的。』

『彷彿不是她在那裏嚷呢。我簡直不認識我那女朋友的聲音了。她的聲音本來是柔和而且優妙的呀。』

『這個有點像野獸吠叫了。在這個叫聲裏可以感出一種黑夜的景象來。』

『感出一座無盡的，黑暗的森林，覺出一種無希望和恐怖的心來。』

「覺出寂寞和煩惱來了。難道她身傍沒有一個人在那裏麼？爲什麼除去這種野蠻的號叫聲外，沒有別的聲音呢？」

「他們說着話，但是他們的話總聽不出來。你留心聽着，人的喊聲總是很寂寞的；大家說着話，却聽不出他們的聲音來，却一個人在那裏嚷着，大概一切都靜默着，在那裏聽呢。」

「我有一次聽見一個被馬車壓壞腿的人叫喊。街上充滿許多行人，可是好像祇有他一個人在那裏似的。」

「但是這個真是恐怖極了。」

「你說，他喊聲洪大些。」

「也許是延長些。」

「不，那是恐怖些。這裏面可以感出一種死音。」

「所以那裏感出了一種死音。他就死了。」

「不要辯駁了！難道於你還不是一樣麼？」

靜默着。喊聲又作。

「人喊得多奇怪呀！可是要是你自己痛起來，自己嚷着，那末你就覺不出這是奇怪了——這是奇怪了。」

「那個發出這種聲音的嘴，更爲我所不解了。難道這是婦人的嘴麼？我真是想不出來。」

「覺得那張嘴已經歪了。」

「聲音在深密的一處地方生出來。現在這個簡直像溺死人的叫聲了。聽着，她簡直哽噎起來了！」

「有一個人很沉重的坐在她胸頭呢！」

「有人要掐死他呢！」

呼聲寂靜起來。

「她這纔停叫了。這真是討厭。呼聲又同樣，又不美。」

「你還要在這裏找到美麼？不是？」

老太婆們輕聲地笑了。

「輕些！他在這裏麼？」

「我不知道啊。」

「大概在這裏呢。」

「他是不喜歡笑的。」

「聽說他自己也笑呢。」

「誰看見這個呢？你的話不過是傳聞；有許多謊話講到他呢。」

「他要聽見我們的話啦。放正經些。」

輕輕笑了。

「反正我很願意知道是男孩還是女孩？」

「這個生產將要有什麼關係，如能知道了，也實在是很有趣的。」

「我到願意不生出來，就這樣死啦。」

「你多善心呀！」

「總沒有你這樣善心呢。」

「我可是希望他將來做將軍呢。」

笑了。

「你真是高興！我頂不喜歡這樣。」

「你這樣發愁，我也不喜歡呢。」

「不要拌嘴！不要拌嘴！我們大家也是高興，也是發愁。誰願意怎樣，就讓她怎樣去罷。」

靜默。

「人們一生下來，人們都是很高興的。小孩子們真高興呀！」

「他們還自足呢。」

「還很有主張呢！所以我不喜歡他們。他們一下子叫嚷起來，並且主張起來，彷彿爲他們一切都應該預備好了似的。還不會看，就已經知道有乳房和熱奶，立刻就主張要吃奶。以後又

主張要人家使他們安睡。後來又主張要搖他們，輕拍他們的小紅背。我愛他們，是在他們快死的時候；那時候他們就不大發出主張來了。自己轉側着，並不會請求搖他們。」

「不。他們是很有趣的，我愛在他們生出來的時候，給他們洗澡。」

「我可是愛在他們死的時候，給他們洗澡呢。」

「不要拌嘴！不要拌嘴！大家做各人的事：這個在人生的時候給洗澡，那個在人死的時候給洗澡。」

「但是爲什麼他們在一生下來的時候就想到自己有主張的權利呢？所以我不喜歡這個呀。」

「他們並不是想到。這是肚子在那裏主張呢。」

「他們老是要主張！」

「但是要知道人家總不會給他的呀。」

老太婆們輕聲笑了。牆後的喊聲重起。



「又嚷啦。」

「畜生養起來容易些。」

「也容易死。也容易活。我家裏有一隻貓：你看他多麼肥胖而且快樂呀。」

「我家裏有一隻狗。我每天對他說：你要死啦！——他總是露着牙齒，高高興興的搖着尾巴。」

「不過他們是畜生呀。」

「這個可是人呢。」

笑了。

「她或是要死，或是要生。在這次的號叫裏感覺出最後的力量來了。」

「半開半闔的眼睛……」

「額上的冷汗……」

大家聽着。

『她在那裏養啦！』

『不——她快要死啦。』

喊聲斷了。

『我對你說……』

灰色的某人很響的，並且很威嚴的說起來：

『輕聲着！人生下來了。』

他正說着話，同時就發出嬰孩的喊聲，他手裏的蠟燭燃燒起來了。那根很高的蠟燭燒得又軟弱，又不分明，但是火光漸漸的強烈起來。那個灰色的某人不動地站着的一隅比較黑暗些，黃色的火焰照着他尖形的下顎，緊合的嘴唇和巨大的兩頰。臉的上部被布蒙着。他的身材比平常人高些。

又肥又長的蠟燭插在古式的蠟臺上面。黃銅上面顯出他那堅硬的，灰色的手和細長的指頭來。

慢慢地亮了，從黑暗裏顯出五個蒙着奇怪面布的，僵背的老太婆的面龐來，那間屋子也看得見了：很高，具四方形，四面牆頭是平正而且一色的。右面和前面各有兩扇高大的，八塊玻璃的窗，並沒有窗簾；在玻璃上可以看得見夜色。牆傍放着椅子，都具有又高又直的椅背。

老太婆們匆忙起來。

「聽着，在那裏跑呢，他們快要來啦。」

「多亮呀！我們去罷。」

「你們看，蠟燭又高又亮。」

「我們去罷！我們去罷。快一點。」

「但是我們再要來呢！——但是我們再要來呢！」

輕聲笑起來了；就在半明半暗裏一邊笑着，一邊用一種「之」字形的奇怪的舉動隱去了。她們一去，光明又加亮起來，但是大體上還是顯出黯淡的，無生命的，陰冷的

樣子；那個灰色的某人持着蠟燭，不動地站着的一隅比較黑暗些。

穿着白色長衣的醫生和人的父親進來了。人的父親的臉表現出十分的疲倦和快樂的態度。眼睛下面有一條藍圈，兩頰凹進着，頭髮蓬亂着。衣服穿得很粗拙。醫生顯出一種有學問的樣子。

醫生 最後我竟不知道你的妻子還能活不能活呢。我用盡了一切的技術和智識，但是如果那「自然」自己不來幫助，我們的技術總是不大有用的。我很着急，我的脈現在還在那裏跳呢。我已經幫助過許多小孩出世，但是至今我還不能夠不着急。但是，先生，你並不聽我的話麼？

人的父親 我聽着，可是一點也聽不出來。至今我的耳朵還存留着她的喊聲，所以你的話我聽不能清楚了。可憐她多麼受苦呀！我這個無理性的傻子，還希望生孩子，但是我現在要斷絕這個罪孽的念頭了。

醫生 等到養第二個的時候，請你再來叫我呀。

父親 不，永不會的了。說起來我真是慚愧；她因為這個小孩受了這樣的苦楚，我現在簡直要恨他了。我還沒有見他呢：他怎樣呢？

醫生 這個小孩子養得很肥足，身體也結實得很，如果我沒有看錯，還很像你呢。

父親 像我麼？這個我太好了！現在我要愛他了。我總巴望我生一個男孩，還要像我。你不是看見他的鼻子跟我的一樣麼？

醫生 不錯，鼻子和眼睛。

父親 還有眼睛麼？這真是太好了！我要比定價多給你些錢呢。

醫生 我放了一個鑷子，你還應該另外給我錢呢。

父親 （朝着那不動的他站着的一隅。）上帝呀！感謝你給我辦到了我的希望，給了我一個很像我的孩子。感謝你：我的妻子沒有死，孩子也活着。現在請求你賜恩，使他成爲一個聰明而且正直的人，永不要惹怒我們：我和我的妻子。如果你能這麼辦到，我要永遠信仰你，到教堂裏去。現在我很愛我的兒子了。

親戚們進來了。一共有六個。一個特別肥胖的老邁的太太，下頰垂着，眼睛小而傲慢，態度十分鄭重。她的丈夫年紀也已老，身材很長，異常的瘦，衣裳簡直像掛在他身上一樣。鬚鬚長到肩膀那裏，尖得像山羊的鬚一樣；頭髮又平又潮溼，還戴着眼鏡；看起來，帶着懼怕樣子，同時却顯出教訓的意味；手裏持着一隻帽子——低矮的黑色禮帽。還有一個年輕的姑娘，是他們的女兒，鼻兒很自然的往上翹着，眼睛閃轉着，嘴兒張着。一個瘦婦人具着一種畏縮和嚴澀的面容；手裏持着一塊手絹，時常用手擦嘴。兩個完全相像的少年：領子特別的高，頭頸曳伸着，頭髮很乾淨，具有疑惑不定的態度。

各人所具有的上項一切性質都達到了十分發展的地步。

老太太 好兄弟，恭賀你添子之喜。

親吻。

老先生 好兄弟，恭賀你添子之喜；這個兒子你已經等得很久了。

其餘的人 恭賀你添子之喜。

親吻醫生去。

父親（很受感動。）多謝諸位！多謝諸位！你們都是很好，很善，並且很和氣的人，我很愛你們。起初我總疑惑，並且以為你，我的姊姊，有一點祇管自己和自己的事情，姊夫又有點驕傲的樣子。對於別的人我以為他們對我都極冷淡，祇是過來吃飯，但是現在我知道我錯了。我很幸福呢：我生了一個像我似的孩子，此外又看見了許多愛我的好人。

親吻。

年輕姑娘 舅舅，你給弟弟題什麼名字？我巴望能夠題一個美麗的，好聽的名字，人的名字是很有關係的。

老太太 我可是巴望題一個平常的，有力的名字。題着美麗名字的人們總是很不鄭重的，一生很少成功。

老先生 我以為你應該往祖先的名字裏挑一個給你兒子題名，這個可以繼續，並且鞏固自

己的種族。

父親 不錯，我同內人已經想到這層，但是總不能夠決定。總而言之，自從孩子一生下來，就要生出許多新思想和忙碌來了！

老太太 這個可以充實生活。

老先生 這個可以作為對於人生的一種好目的……我們教育嬰孩，免除他那種我們會做過犧牲的錯誤，用我們自己豐富的經驗固定他的智慧，如此我們就創造出一個好人，便慢慢地，很正確地趨向生存的最終目的那裏——趨向到至善那裏。

父親 姊夫，你的話很有理。我小的時候，極愛損傷動物，我的殘忍心因此發展起來。現在我要不許我的兒子損傷動物了。我在已經成年的時候，對於朋友交誼和愛情上時常要錯誤；選擇了不值得交往的朋友和背信的婦人。我却要給我的兒子講解……

醫生入，大聲說話。

醫生 先生，您的夫人樣子很不好呀。她要見你呢。



父親 啊，老爺呀！

同醫生出。親戚們環坐着，嚴肅的靜默了半天。屋隅那裏站着穿灰色衣的某人，一動也不動，石頭般的臉朝許多人看着。

親戚們的談話。

「愛妻，你不以為我們的弟婦要死麼？」

「不，我不這麼想。她是很不能忍耐的婦人，把自己的痛苦看得事情太重了。女人們大家都要生孩子，誰也不會死。我自己也生產過六次呢。」

「媽媽，不過她嚷得很利害呢！」

「她臉上喊嚷得起青紫斑來了。我留意出這個來！」

「這個並不是因為喊嚷的緣故。這是因為用力的原故。你不明白這個。我自己臉上也有青紫斑，可是我並不喊嚷。」

「我認識的一個女朋友，是工程師的妻子，新近生產，也差不多一點不喊嚷。」

「我並不認識這個工程師的妻子。你兄弟何必這麼着急；心意應該堅定着，並且安靜些觀看事物。我恐怕他教養小孩子時又要生出許多幻想和放縱的事情來。」

「他是很無意志的人。他自己本來錢很少，可是他還借錢給無信用的人。」

「你知道，小孩兒一件衣裳值多少錢？」

「不要說啦，我兄弟這樣糊塗，時常叫我生氣。對於這種事情我常同他爭論。」

「人家說小孩子是鸛鳥送來的。這是怎麼樣的鸛鳥呀！」

年輕人同時嗤叫起來。

「不要說傻話。我在眼睛裏生了五個孩子，我也不是什麼鸛鳥呀。」

年輕人又嗤叫着，可是老太太望着他們，很嚴厲，並且長久。

「你應該知道這都是迷說。孩子是用極自然而且守着科學的規矩的方法養下來的。」

「他們現在住在新屋裏了。」

「誰？」

「那個工程師和他的妻子。舊屋子顯得又溼又冷。屢次告訴房主，他總是不肯注意。」

「據我的意思，最好是一所小而且暖和的房子，比大而溼的好得多。住在溼房子裏簡直因為傷風和風溼病可以死掉呢。」

「我有些朋友都是很溼的房子。」

「那幾個朋友也是這樣。很溼的呀。」

「現在溼房子真多呀！」

「我早就要問你啦，請你說：從光亮的材料上怎麼樣可以去掉油漬？」

「毛織的材料麼？」

「不是，綢織的。」

牆後嬰孩哭喊的聲音。

「取一小塊乾淨的冰，好好兒在有油漬的地方擦一擦。等到擦好了，用熱熨斗燙一燙就好了。」

「你說得多簡單呀！可是我聽說最好是用礶砂水。」

「不，礶砂水僅祇能用在深色的材料上面。至於光亮的材料上最好是用冰。」

「請問，在這裏能夠抽煙麼？我從沒有想過，剛生小孩的時候，能夠不能夠抽煙？」

「我也從來沒有想到這層。真奇怪呀！在殯葬的時候我知道抽煙是不大合禮的，不過……」

……

「這真是小事情！自然可以的。」

「不過抽煙總是很壞的習慣！你年紀還輕，你應該留意着健康。人生有許多時候是必須要健康的。」

「但是煙能夠興奮人。」

「你相信我的話，這是很不健康的興奮。我自己年輕時代什麼事情都是不經意的，因此就抽上煙了……」

年輕人都嗤叫起來。老太太惡狠狠地望着他們。

—— 垂幕 ——

愛

第  
情

二  
與

幕  
貧

窮

各處都充滿着明顯和溫和的光亮。一間又大又高並且很窮的屋子。很平的，鮮玫瑰花色  
的牆壁，壁上有幾處蓋着錯綜的溼點。右邊上兩扇高大的八塊玻璃的窗，並無窗簾；窗裏可以  
看得見夜色。兩張窮苦的牀鋪，兩隻椅子和一隻沒有臺布的桌子，上面放着已破碎一半的水  
罐，還有一束美麗的野花。

在最黑暗的屋隅裏站着那個灰色的某人。他手裏的蠟燭已經燒剩三分之一了，但是火  
焰還是很亮，很高而且發白，強烈的光線射在他石頭似的臉上和下顎上。隣人穿着顯明和快  
樂的衣裳，走進來了。他們手裏都握滿着花，草，橡樹和樺皮樹的綠枝。在屋裏亂跑起來。大家的  
臉都是平常，高興而且良善的。

鄰人們的談話

「他們多窮呀！你看，他們竟沒有一張多餘的椅子……」

「窗上沒有簾兒……」

「牆上沒有畫兒……」

「他們多窮呀！你們看，他們祇吃黑麵包……」

「喝的也祇是水；冷泉裏的冷水！」

「他們竟沒有多餘的衣裳。她時常穿着一件玫瑰色的衣裳，光着頭頸，簡直和小姑娘相像。」

「他穿着一件舊大衣和破領結，簡直和戲子相像，使什麼狗看見了都要惡狠狠的咬他。……」

「還引起許多上等人的不滿意！」

「狗總恨窮人。我昨天看見三隻狗攻擊着他，他用手杖一面擋着，一面嚷：『不要動我的裤子！這是我最後的裤子呀！』他自己也就笑了，可是那些狗還露着牙齒奔過去，惡狠狠的狂吠着。」

「我今天看見兩個穿得很體面的男女懼怕他，竟移走到街對面去。那個男人說：『他就要來要錢啦。』那個女人說：『他要殺死我們呢。』他們說時，回頭望了一望，抓緊着口袋，就移

到街對面去了。他當時搖着頭笑起來了。」

「他多高興呀。」

「他老是笑着。」

「還是唱着！」

「他唱着。她還跳舞呢。」

「穿着那件玫瑰色的衣裳，光着頭頸，跳起舞來。」

「看着他們很有趣：年紀又輕，人又正直。」

「我可是很可憐他們：他們還餓着呢。你要明白：還餓着呢。」

「不錯，這是實在話。他們有許多傢伙和衣裳，但是他們都賣光了。現在他們沒有什麼東西可賣的了。」

「我記得她有很美麗的耳環，但是她竟賣掉了，買麵包喫。」

「他有極美麗的黑色禮服，他曾穿着結過婚，也把他賣掉了。」



「他們祇剩着訂婚的戒指。他們多窮啊。」

「這個不要緊。這個不要緊。我自己也曾年輕過，知道這個。」

「你說什麼，老祖母？」

「這個不要緊。這個不要緊。」

「你們看，老祖母想起他們，竟要唱歌了。」

「還要跳舞呢。」

大家笑了。

「他爲人很善：他給我的孩子做弓和箭。」

「我的女兒病的時候，她還同我在一塊兒哭過呢。」

「他幫我安放墮倒的籬垣。他是很強壯的少年！」

「交到這樣的好隣人是極有趣的。他們的「年輕」烘熱了我們的「冷老」，他們的「無

憂慮」趕走了我們的「愁煩。」」

「但是他們的房屋彷彿監獄一樣：簡直空着。」

「不，這間屋子像教堂：裏面多麼光亮呀！」

「你們看，他們桌上有花。這個她穿着玫瑰花的衣裳，光着頭頸，在野地裏游逛的時候採來的。這是野蘭花！花上露珠還沒有乾呢。」

「這就是紅的秋羅花！」

「這就是六月蘭！」

「這就是平常的綠草！」

「不要動，姑娘們，不要動這些花。花上有她的香吻，——不要墮在地上；花上有她的呼息，——不要用你們的呼息弄混雜了。不要動，姑娘們，不要動這些花！」

「他一來，就看見這些花了！」

「他要取那香吻！」

「他要飲她的呼息……」

「他們多窮呀！他們多有幸福呀！」

「走罷！我們走罷！」

「難道我們一點也沒有什麼送給我們親愛的隣人麼！這個有點不大好！」

「我拿來一瓶牛乳和一塊又白又香的麵包。」（放在窗那裏）

「我拿來柔軟的草：這些草一鋪在地板上面，就彷彿茂盛的草原上面，吹出春氣來了。」

（鋪起來）

「我拿來了花！」（拿起來）

「我拿來了樺樹和橡樹的枝兒，上面還有綠葉：如果堆在牆那裏，就好像快樂的綠樹林了！」

他們收拾着屋子，擋住黑暗的窗，用樹葉掩住空無所有的牆壁。

「我可是拿來了好的雪茄煙。這種煙很便宜，又堅實，又香，從那裏可以生出有趣的夢。」

（放在窗上）

「我都拿來了玫瑰色的帶子。如果用這個帶子紮着頭髮，就要成爲好看並且美麗的了。愛人送給了我這根帶子，但是我那裏還有很多，她却沒有一根。」（放在桌上）

「喂老祖母，你怎麼樣呢？難道你一點也沒有什麼送來麼？」

「我一點也沒有。我一點也沒有。我祇送來了我的咳嗽。但是他們用不着這個。鄰人對不對？」

「我的拐杖也是這樣……喂，姑娘們，誰要我的拐杖？」

「隣人，你記得麼……？」

「你呢，隣人，記得麼……？」

「去罷，我們去睡罷！天已經晚啦。」

他們兩人嘆氣而出，一個人咳着嗽，一個人擊着拐杖。

「我們走罷。」

「上帝賜給他們幸福：他們都是很好的隣人！」

「上帝使他們永遠強健而且快樂，還互相愛戀，更使他們不要拌嘴！」

「還要使年輕人找到工作。人沒有工作，是很不好的。」

大衆齊出。人之妻入。她面貌很美麗，很齊正，而且很溫柔，蓬鬆而豐盛的頭髮上面插着花。她容色很憂愁。坐在椅上，兩手放在膝上，朝着觀客，很憂愁的說着。

人之妻 我剛纔走到城裏去尋找，——不知道尋找些什麼。我們很窮，我們什麼也沒有，我們很難過活。很缺錢，但是怎麼取得這些錢。——我却不知道。要是求人，——人家不給；要是搶人，——我又沒有力量。我尋找工作，但是人家不給工作我做，說人多工作少。我往道上望着：富人中有沒有丟掉自己錢袋的，但是不是他們並沒有丟，便是別的比我有幸福的人撿起了。我真是發愁。一會兒我的丈夫在尋找工作後回來了，又累又餓，除去我的吻以外叫我拿什麼給他呢？<sup>？</sup>僅僅祇親吻是不能夠飽肚的呀。我憂愁得簡直要哭了。

我能夠許久時候不喫，我沒有什麼樣，可是他不行啊。他身軀很大，必須要用食物，要是許久不喫呢，他就要成爲又可憐，面色又發白，又露病容，又受生氣的人了。他起初罵我，後來

就親吻，求我不要生氣。但是我從不生氣，因為我很愛他。我祇是發愁呀。

我的丈夫是很有才能的建築工程師，我是覺得他具有天才。他的父母死得很早，他就成爲孤兒了。父母死後親戚們便維持他，但是因爲他具有獨立的性質，皮氣很激烈，時常說些不合適的話，不表示謝意，所以人家就不管了。但是他繼續求學，一面還用教書賺出錢來，可是時常挨餓，竟在高等學校畢業了。我可憐的丈夫，他時常挨餓！現在他是建築工程師，畫着美麗的房屋底圖樣，但是誰也不去採用他，許多傻瓜還要訕笑他。要往前開發，必須要有保護人或運氣，但是他既沒有保護人，又沒有運氣。他現在又去尋找機會——無論什麼樣的機會——也許和我一樣，正在地上尋找銀錢呢。他年紀還輕，還很樸直。

自然幸福總有時候回到我們頭上來，不過究竟什麼時候回來呢？現在我們可是很難過活。我們結婚的時候，我們有小小的粧奩，但是我們很久就把他弄完了：老是往戲園裏去，並且吃甜食。他還有希望，我有時簡直失望了，輕輕兒哭泣着。我一想到他要來了，我的心就緊皺起來，除掉我可憐的親吻以外，又沒有什麼。

上帝呀！你是我們仁慈的父親。你什麼都有許多：麵包、工作和銀錢。你的地是很富的。他能生菓子和田地裏的穗兒，他用花蓋着草原，他從自己深黑的底裏給人們送來金子和貴重美麗的石頭。在你的太陽裏有許多暖氣，在你好幻想的星裏有許多靜密的快樂。你從自己的囊裏給我們一點，就是一點，正合你給自己的鳥一樣多。你給我們一點兒麵包，讓我親愛的好朋友不致於挨餓。還有一點兒暖氣，讓他不致於受冷，一點兒工作，讓他驕傲地抬起自己美麗的頭來。還請你不要對我丈夫生氣，因為他老是罵着，還笑着唱着，叫我跳舞：他是年紀很輕，不大正經的。

現在我禱告的時候，我心裏覺得輕鬆得多，我於是又有希望了。真是，人家這麼請求上帝，上帝爲什麼不給一點呢？我再出去尋找尋找，有沒有人丟掉錢袋或者發光的鑽石。（出）

灰色的某人 她不知道她的願望已經履行了。她不知道今天早晨貴家的兩個人正僵着身體，很貪心地望着人的圖樣，十分喜歡。他們今天整天白白的尋找人——財產尋找着他，正和他尋找財產一樣。明天早晨當隣人們出去做工的時候，一輛汽車要來到他的門前，並且

有兩個人低低兒鞠着躬，走進窮苦的房屋裏來，奉送財產和名譽。但是他和她兩人並不知道這個。「幸福」這樣的走到人那裏去，——也就這樣的走開。

人和人之妻入。人的頭美麗而且驕傲，眼睛發着光，額角是高的，眉毛是黑的，從鼻梁那裏分開來，彷彿兩張有力的羽翼。浪形的黑髮很自由的往後披着；低矮的白軟領敞開着整齊的頭頸和胸的一部。人的舉動又輕又快，和幼年野獸一般，他的姿勢與人的身分很合：又自由，又驕傲。

人 又沒有什麼。我要躺在牀上，整天的這樣躺着，——讓用得着我的人自己來找我，我自己不再去啦。明天就躺着。

妻 你累了麼？

人 是，我累了，並且餓了。我能夠和胡美的英雄一般吞食全牛，可是不得不以吃黑麵包爲快樂了。你知道人不能時常祇吃一種黑麵包，——我要嚼，咬，並且啃呢！

妻 親愛的，我很可憐你。



人 不錯，我也可憐我自己，但是我總不能因而吃飽。今天我整小時站在食物店門前，和人們賞覽藝術品一般，望着那些油鷄，肉饅頭，香腸等物。至於那個招牌呢！他們把火腿畫得太好了，竟能夠把他連着鐵一塊兒吞下。

妻 火腿我也愛吃。

人 誰不愛火腿呢？你愛吃生蝦麼？

妻 是，愛的。

人 我看見何等好的生蝦呀！這個生蝦是畫成的，可是比活的還要美麗。他是紅的，又偉大，又莊嚴，簡直值得走到他面前去膜拜。我想，想能夠吃這樣的兩隻生蝦——再加上一條鯉魚。

妻 （憂愁的樣子）你沒有留心到我的花麼？

人 花花能夠喫麼？

妻 你不愛我。

人 （親妻吻）饒恕了我！但是我實在是餓了。你看，我的手抖索了，我竟沒有力量朝狗身上

扔石頭了。

妻（親手）我那可憐的人兒！

人 地板上這些樹葉從何處來的？這些樹葉香得很。這也是你麼？

妻 不，這個一定是隣人們做的。

人 我們的隣人都是好人。真奇怪：世上好人這麼多，可是人還要餓死。這是爲什麼呢？

妻 你臉色變得這樣難看呀。你皺眉頭了！你看見什麼沒有？

人 是的。在我前面，在我的玩話中間，浮過了乞丐的可怕的形像，就站在那邊角隅裏。你看見了沒有？伸出着可憐的手，把嬰孩抱在樹林裏，哀求的聲音和人類沙漠裏的靜嘿。「救救罷！——沒有聽見。——救救罷，我要死啦！」——沒人聽見。看呀，妻子，看呀！那不是，黯淡的黑影抖顫地浮着，彷彿從通到地獄裏去的又長又可怕的煙鹵裏冒出的黑煙似的。看呀：

我也在其中呢。

妻 我害怕起來了，我不能夠望這個黑暗的角隅。你在街上看見了這些麼？

人 不錯，所有這些我都在街上看見了，立刻也要輪到我們身上來了。

妻 不，上帝不許這樣的。

人 爲什麼他對於別人却容許呢？

妻 我們比別人好，我們是好人。我們一點也沒有惹怒上帝。

人 你這麼想麼？我可有時常罵呢。

妻 你並不惡。

人 不，我是惡的。我是惡的！我在街上走着，一看見一切我們所不能有的東西，我的牙齒就暴長出來，和野豬的牙齒一般。唉，我真是沒有錢呀！你聽着，小妻子！今天下午我在花園裏遊逛，那個花園很美麗，道路直得和箭一般，美麗的蟬虫和寶座上的國王相彷彿……

妻 我在城裏街上走着，那裏全是店鋪——那些美麗的店鋪……

人 從我傍邊走過帶着手杖的人們，穿得真美麗，我心裏想：我可是沒有這個呀！

妻 體面的女人，穿着時新的鞋子，把腳兒變成美麗的樣子，還戴着美麗的帽子，帽子底下的

眼睛發光得如何神秘呀，又穿着綢裙，傳出納悶的蟋蟀聲來——從我面前經過，我心裏想：我並沒有好帽子和好綢裙呢！

人 一個混蛋用肩膀推了我一下，但是我露出獠牙來給他看，他就真可恥的藏在別人後面去了！

妻 一個體面的女人推了我一下，但是我簡直不去看她；我覺得真不合適呀！

人 騎在高傲的馬上的，在那裏奔馳着——我可是沒有這個呀！

妻 她的耳朵，掛着鑽石的耳朵，竟要叫人上去親吻！

人 紅紅綠綠的汽車帶着熱烈的眼睛和妖怪似的，無聲地滑過，人們坐在上面，一邊笑着，一邊懶洋洋向傍邊望着——我可是沒有這個呀！

妻 我既沒有金剛鑽，又沒有寶石，更沒有純白的珠子！

人 湖上一座闊綽的飯館發着火光，和天國一般，人們在那裏吃東西，穿着燕尾服的總長們，幾個生着白翅膀的天使分散著牛油麵包和啤酒，他們都在那裏吃着，唱着，我要吃呢！小妻

子，我要吃呢！

妻 親愛的，你跑來跑去，因此更願意多吃了。你最好坐下來，我坐在你膝上，你就取着紙，畫極美麗，極美麗的房屋。

人 我的興會也真餓着，他僅祇能畫出吃食的景致來！我的宮殿早就像肥油的點心，我的廟宇早就像豌豆心的腸子。我在你眼睛裏看見眼淚了：你怎麼啦，我的小妻兒？

妻 我不能夠幫助你，我真發愁呀！

人 你把我羞死了。我是強健的男子，聰明的，有才能的男子，一點也不能做什麼事情，可是我的小妻兒竟哭泣着，說無力幫助我！女人一哭，這總是男人的恥辱。我害臊呢！

妻 人們不能夠看責你，你自己並沒有錯呢！

人 我連耳朵都紅了！彷彿在小時候有人抓我的耳朵似的！你自己也餓着，可是我竟沒有看見，我真是自私自利的人。這纔可恥呢！

妻 我親愛的，我並不覺得餓呢……

人 這真是無恥！這真是冷心！那個推我一下的混蛋還算對：他看見走着一隻真正的肥豬！真正尖牙的野豬，頭腦笨透的野豬。

妻 你要是這樣亂七八糟的罵自己，我又要哭了。

人 不，不用不着眼淚！我一看見你眼睛裏的眼淚，恐怖就抓住我了。我怕這些水晶似的，明亮的點兒：彷彿有別一個人，別一個可怕的人墮下來似的。我不許你哭。我們空無所有，我們很窮——但是我要講給你聽我們所有的東西。我要用光明的故事迷你，我要用鮮明的幻想繞你。

妻 不用害怕！你是強健的，你是有天才的，你戰勝了生命。煩愁的時候快要過去，神聖的與會重來掩住你驕傲的頭。

人 （站在那裏，裝成勇敢而且驕傲的挑戰姿勢，把橡樹葉扔到那未知的人站立的小屋隅裏。）

唉，你呀，我扔給你手套，叫你出來決鬥，正和『命運』、『魔鬼』或『生命』叫你出來一般！

卑怯的人們拜倒在你神秘的權力前面，你石頭似的臉引起他們的恐怖，在你的沉默裏他

們聽見災難的降生和失敗。可是我是胆大的，而且有力的；我叫你出來決戰。劍兒交映着，藤牌兒交響着，向頭上交擊着，擊得聲動大地！唉！出來決戰罷！

妻（身體假依在丈夫的右肩上，很親熱的說着，）勇敢些，我親愛的，再勇敢些！

人 你惡意的「遲延」！我用我活潑而勇敢的力量來對待；你的「曖昧」！我用我明顯而響亮的笑來對待！喂，你還擊罷！你有喪失了理性的石頭似的額角——我要把我發耀的思想底熱彈擲過去；你有喪失了憐憫的石頭似的心——傍邊閃躲一下，我要把背叛的呼喊底毒藥注進去！你那殘酷的怒氣底黑雲把太陽掩住了——我們要用劍來使黑暗放光！喂，還擊罷。

妻 勇敢些，更勇敢些，我驕傲的戰士，執戈的人在你後面站着呢！

人 戰勝的時候，我要唱震動大地的歌；靜嘿地倒在你的打擊之下的時候，我僅低想從新立起身來，奔去戰鬥！在我的鎧甲上去有軟弱的地方，我知道這個。但是我雖然被劍痕所蓋，流出鮮紅的血，我總要聚着力量，預備呼喊：『人類的惡敵，你還沒有戰勝呢！』

妻 勇敢些，我的騎士！我用眼淚洗你的傷處，用親吻停止鮮血的流行！

人 我在戰場上死去，正和勇敢的人死去的時候一般，要用一句呼聲除滅你盲目的快樂：那

就是我得勝了！我得勝了，我的惡敵呀，因為在最後的呼吸以前我總不承你的權力！

妻 勇敢些，我的戰士，勇敢些！我同你一塊兒死。

人 喂，你出來打杖罷！劍兒交映着，藤牌兒交響着，向頭上交擊着，擊得聲動大地！唉，出來決

戰罷！

人 和人之妻好些時候持着那種恣勢，以後大家回身過去，親吻起來。

人 我的妻子，我們同生命這樣擺佈去，不好麼？讓他皺着眉頭和日光下的盲貓頭鷹一般，

——我們卻要使他含笑呢！

妻 還要使在我們的歌聲下跳舞呢！我們有兩人呢！

人 我們有兩人呢！你是好妻子，你是我忠實的好友，你是勇敢的小婦人，我同你在一塊兒的

時候，我誰也不怕。唉，貧窮呀！今天貧窮，明天已經有錢了！



妻 什麼叫做餓呢？今天想吃，明天我們已經飽了。

人 你這麼想麼？也許是這樣。但是我要吃得很多——吃着許多，使我自己覺出飽來。你以爲怎樣，這樣也就夠了：早晨是茶，或咖啡，或可可茶，誰願意吃什麼，就自由挑選。以後就是三碟菜的早飯。以後是中飯。以後是晚飯。以後……

妻 菓子多些。我很愛菓子。

人 好。我要一直在市場上成筐的去買；可以便宜些，而且新鮮些。而且我們自己也要有花園。  
妻 但是我們沒有田地啊！

人 我去買。我早就願意有自己的一塊田地，我還可以在那裏用自己的圖畫建築房屋。讓那些惡人看一看我是怎樣的建築師。

妻 我願意住在意大利海岸那裏。白石的別墅在檸檬樹和青柏樹的林間。並且還要使白石的臺階一直降到蔚藍的浪上。

人 明白了。這個很好。但是此外我還打算在惱威山上築一所莊院。底下是峽灣，上面高山上

是石堡。我們沒有紙麼？你往牆上看着，我來指示。這就是峽灣，你看見麼？

妻 是的。多美麗呀。

人 燦爛的深水，深印着柔綠的草兒；在這裏——紅色，黑色和綠色的石頭。在這裏裂開的地方，——在這裏有斑點的地方，——一團蔚藍的天和白色的輕雲……

妻 白色的船，你看，印在水裏，彷彿兩隻白天鵝胸對胸貼住一般。

人 這裏往上就是山。山腳底下是喜悅的，發綠的，往上去便越發黑暗，越發嚴肅了。巉石，黑影，小塊的黑雲……

妻 很像已破壞的石堡。

人 就在那裏，就在中間的斑點上，我建築莊嚴的石堡。

妻 那邊冷！那裏有風！

人 我要築厚的石牆，和大玻璃的高窗。晚間冬日的暴風狂吼，下面峽灣滂渤的時候，我們下着窗，生着巨大的火爐。那個大火爐裏面可以燃燒整塊的木頭，整棵黏質的松樹！

妻 多暖和呀！

人 並且還靜寂。四處都是地氈和許多許多的書，因此就生出這樣活潑而暖和的靜寂。我們兩人在一塊兒，那邊暴風吼着，我們兩人坐在火爐前面白熊皮上面。『不去看一看，那邊怎麼樣啦？』——你說我回答：『好』——我們就走到大窗那裏，揭開窗簾。啊，那是什麼？

妻 下着雪呢！

人 彷彿白馬奔馳着，彷彿好幾千萬受着恐怖臉色發白的小鬼靈向着夜色求救。又是嘯聲，又是吼聲……

妻 喔，冷呀！我抖索了！

人 快去靠火喂，授給我祖代的酒樽。並不是那個酒樽——古時的騎士們所喝的金樽！把金色的酒倒下去，不是這樣——讓發熱的水升到邊兒上面。那邊棒上烤着野山羊——把他拿過來，我要吃！快一點呀，要不然我要把你們吃了——我餓得和鬼似的！

妻 於是他們就拿來了……往下罷。

人 往下……很明白的，我把那山羊吃了，往下還能有什麼？但是你對於我的頭要怎麼辦呢？  
妻 我是榮譽的女王！我用隣人們扔下的橡樹葉，給你編一個花冠，給你戴上。這是榮譽來了，  
高尙的榮譽（戴花冠）

人 是的，榮譽，喧傳的，響亮的榮譽。望着牆上！我在那裏走。誰同我在一塊兒，看見沒有？  
妻 那是我。

人 看哪——人家對我們鞠躬呢。微語着我們呢。用手指指着我們呢。有一個尊敬的老人哭泣着說：祖國生有這樣的孩子如何有幸啊。那邊青年臉發白地望着；榮譽微笑地望着他呢。  
那時候我已經造好了全國認爲驕傲的「平民屋」啦。

妻 你多麼端正呀！橡樹冠你戴着正合適，月桂樹的花冠也許更要合適呢。

人 看呀，看呀！那邊我生養的城裏的代表朝着走來了。他們鞠躬着說：我們一城以你的榮譽引爲驕傲……

妻 唉！

人 你怎麼啦？

妻 我找到了一瓶牛乳。

人 這是不可能的！

妻 還有麵包，又軟又香的麵包。還有雪茄煙。

人 這是不可能的！你弄錯了：這是可詛咒的牆上的溼氣，你卻認爲牛乳。

妻 不呀！

人 雪茄煙！雪茄煙不會在窗上生出來的。那是在店內貴價出賣的。這一定是折損的黑樹枝。

妻 你看我猜：這一定是我們那些親愛的隣人們送來的。

人 鄰人們麼？你要知道；這是人類，可都是上帝的產物。但是要是鬼自己送來的呢……快到

這裏來，我的小妻！

人之妻坐到他膝上去，他們就吃起來了。她折下一塊麵包，放在他嘴裏，他就給她

喝瓶裏的牛奶。

人 好像是奶皮！

妻 不是，是牛奶。好好兒嚼，你要咽住了！

人 把麵包皮給我。簡直烤黑了！

妻 我與你要咽住的啊！

人 不，吞下去了。

妻 牛奶從我的頸傍和下顎那裏流去。喔，真癢呀？

人 給我喝了罷。不能讓一滴丟掉。

妻 你真滑呀！

人 完啦。快得很。好的東西總是完得很快。這個瓶大概有兩層底兒；看起來顯得很深！這些玻璃工廠的人們真是騙子！

玻璃工廠的人們真是騙子！

他抽着煙，裝出一個呼吸得很安寧的人的姿勢，她把玫瑰色的帶子紮在頭髮上面，

望着窗上的黑玻璃。

人 一定是很貴的雪茄煙；又香又結實。我要永遠抽這樣的東西！

妻 你沒有看見麼？

人 都看見啦！帶兒看見啦，又看見你願意我吻你的光頸，

妻 這個我可不許。你總有點太隨便的樣子。請你抽自己的煙罷，至於我的頭頸……

人 怎麼？難道你的頭頸不是我的麼？真要想自己所有物的法子了，（她跑着。人趕着她，吻了一下。）那不是，權利恢復了！現在我們要跳舞。你設想這是莊嚴，奢華，奇麗，超自然，美麗的宮殿。

妻 這樣設想了。

人 再設想你是跳舞會上的女王。

妻 好啦。

人 於是侯爵，伯爵，貴族們都到你面前來了。但是你拒絕他們，選了一個穿好服的人，一個親

王——你以爲怎樣？

妻 我不愛親王！

人 好！那末你愛誰？

妻 我愛有才能的美術家。

人 好啦。他過來了。哎喲，不過你不是同空虛在那裏獻殷勤麼？婦人呀！

妻 我設想呢。

人 唔，好啦！你設想奇巧的樂隊。那邊是土耳其的鼓：彭，彭，彭！（用拳頭擊着桌子，彷彿擊鼓一般。）

妻 我親愛的！在獸戲場裏纔用鼓來招集觀客，可是在宮庭裏……

人 啊！停止設想罷！你再設想那邊震動着響亮的絃聲。簫兒正柔和地唱着。大提琴和甲蟲似的在那裏響着……

人 戴着橡冠坐下來，唱着舞曲，用手掌打着拍子。樂譜和下面一幕人之跳舞會上所奏的一樣。妻子跳舞着，又美麗，又莊嚴。



人 唉，你是我的山羊！

妻 我是跳舞會上的女王！

歌舞越發來得快樂了。人漸漸兒立起來，在當地微微地跳舞起來，——以後就抓着妻子，帶着歪在一邊的橡冠跳舞起來。

那個灰色的人在麻木的手裏持着燃明的蠟燭。很冷淡的望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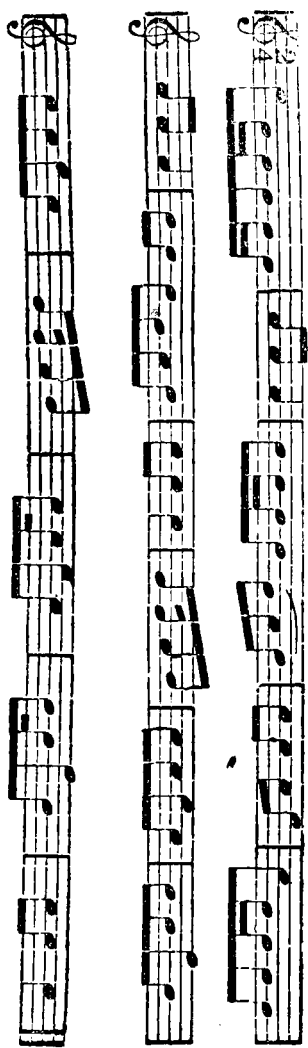
——垂幕——

第 三 幕  
「人」  
之  
跳 舞 會  
家

跳舞會發生在人的巨邸中最好的大廳上。一間十分高大的，正四方形的屋子，牆壁又白又平，棚頂也是如此，地板是光亮的。在各部分的配置和其容量上具有多少的不合——如門比起窗來特別的小——因此廳堂能引起一種奇怪的，還帶着一點觸眼的印象——有一點不諧和，一點尋找不出，而外來的多餘的樣子。一切都充滿着寒冷的白色，僅祇用一排後牆上的窗破壞了那白色的一致。這些窗都很高，差不多到棚頂那裏，互相離得很近，都被夜色染得深黑；在窗間的空隙地方看不見光輝和光亮的斑點。從豐富的鍍金裏表示出人的財富。鍍金的椅子和圖畫上很寬的金框，這是高大的廳堂上唯一的器物和唯一的飾物。廳上點着三架圈形的花電燈，發着很大的電光。棚頂那裏很亮；底下光明小些，所以牆壁竟成爲灰色的樣子了。

人家的跳舞會正在十分熱鬧的時候。三人組成的樂隊在那裏奏着，並且音樂家都很像自己的樂器。奏着絃琴的人極像絃琴；細頸，側在一邊的，披着短髮的小頭，和微偏的身體；肩上絃琴底下很謹慎地放着一條手絹。吹着橫笛的人極像橫笛；很長很瘦的身體，兩腿也很瘦。奏

着大提琴的人極像大提琴：身材不高，肩兒傾斜着，下部極肥，袴子很寬。他們用非常的努力奏着音樂：擊着音節，微搖着腦袋，搖曳着身體。樂譜永遠是同一樣的。那是極短的「波里加」舞歌，帶着跳躍的，快樂的，而且十分空虛的聲音。這三種樂器奏得互相都有點不合音，因此在各種聲音中間都顯出些奇怪的隔絕，和虛渺的空間。



女郎和少年男子，都是很美麗齊整的，在那裏奇幻地跳舞着。他們的跳舞，正和音樂喊呼

的聲音相反，很流暢，聽不出來，而且較快；在第一句樂譜奏的時候他們圍繞起來，奏第二句時便散開來，並且合攏來，很莊嚴，具有姿勢。

沿着牆壁在鍍金的椅上坐着賓客們，帶着虛飾的形貌。他們很遲疑的動着，微搖着腦袋，並且很遲疑的說着話，不微語也不笑，差不多不互相看望，很簡單的說出，彷彿砍柴似的，下文裏所寫出的幾句話。大家的手在手腕那裏好像斷折了，很遲鈍而且傲慢地垂掛着。從極端異樣的臉容裏他們大家都具有一種態度：自足的，倨傲的和對於人的財富尊敬的态度。

跳舞的女人穿着白衣，男子則穿黑衣。賓客中間則分黑白和鮮黃三色。在比較黑暗的臨近的屋隅裏，灰色的人名叫他的站着，一動也不動。他手裏的臘燭已經點完了三分之二，燃燒着烈黃的火，黃光射在他的石臉和下顎上面。

### 賓客們的談話。

『我應該使你們注意，在人家的跳舞會上作客，實是很大的榮耀。』

『你也要知道，這種榮耀僅祇很少數的人能夠得到。全城的人都希望邀請，可是僅祇很

少數的人得着。我的丈夫，我的孩子們和我，受着人這樣厚意，很引爲榮幸。」

「我還很可憐那些不能到這裏來的人們：因爲忌妒的緣故他們要整夜不睡，明天就要詛咒人家的跳舞會上的無味了。」

「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輝煌。」

「還沒有看見過這種使人喫驚的財富和奢侈。」

「我還要說：沒有看見過這種迷人，而無掛慮的快樂。要是這個還不快樂，那末我到希望看一看什麼地方快樂！」

「止住罷！你不必同心裏深藏着忌妒的人們辯論。他們要對你說我們坐着的並不是鍍金的椅子，並不在鍍金的椅子上坐着。」

「說這都是極平常極便宜的椅子，在販舊貨的人那裏買來的！」

「他們要說點的並不是電燈，卻是尋常的蠟燭。」

「還要說：都是蠟燭頭。」

「說是木頭杯子。喔，詛咒呀！」

「他們要竭力否認人家中的鍍金花脚板。」

「也否認圖畫上鑲着這樣寬闊的金框。我覺得我彷彿聽見金子的響聲似的。」

「你看得見他的光輝，我以爲這已經夠了。」

「我很少賞玩過在人家的跳舞會上這樣的音樂。這是一種神曲，足以引心靈到極高的天界裏去。」

「我想化這麼許多錢，音樂總是很好的。你不應該忘記，這是城裏極好的樂隊，而並這次奏演還是極盡心的呢。」

「這種音樂以後要很長久的聽得，真能夠征服耳管。我的小孩子們一從人的跳舞會上回去必要很長久地唱着樂譜。」

「我有時還覺得我在街上都聽見這種音樂。回頭一望，——既沒有音樂師，也沒有音樂。」

「我在夢裏都聽見。」

「我所最喜歡的，我說那是，音樂師奏得太勤謹了。他們明白要給他們多少的錢，所以不願意白得這筆錢。這是極正當的啊！」

「竟好像他們自身卻走進到自己的樂器裏去了；他們多用心啊！」

「也可以說，樂器走進到他們裏面去。」

「多有錢呀！」

「多熱鬧呀！」

「多光明呀！」

「多有錢呀！」

一時在四處都用一種彷彿狗吠的聲音簡捷地重復着以下兩句話：「多有錢呀！多

熱鬧呀！」

「除去這所廳堂以外，人的家裏還有十五間好屋子，我都去看過了。飯廳裏那隻大火爐簡直可以在裏面燒整棵樹。還有華美的客廳和婦人的粧閣。臥房是寬大的，在牀頭上，你們想



一想——還有帳蓋呢！」

「是的，這真奇怪！有帳蓋呢！」

「你聽着：有帳蓋呢！」

「讓我續說下去。他小兒子住的是一間金黃色的木頭造成的美麗而光亮的屋子。彷彿裏面永遠照耀着太陽似的……」

「這是一個好小孩子。他的頭髮也和日光一般。」

「這個很對。要是向他一望，你自然而然要想：唉，難道太陽起來了啊！」

「要是一望他的眼睛，你就要想：唉，秋天已經完了，又顯出蔚藍的天來了。」

「人發瘋似的愛自己的兒子。他給他買了一匹小馬，純白的好馬，做乘騎用。我的小孩子們……」

「讓我續說下去。我求求你。我已經講過浴室了麼？」

「沒有沒有！」

「好浴室！」

「是的。浴室裏熱水隨時都有。隨後就是人自己的書房，裏面全是書，書，書。人家說他很聰明，這個從那些書上就可以看出來了。」

「我還看見了花園呢！」

「花園我倒沒有看見！」

「我可是看見花園了，我不能不承認，這所花園把我迷住了。蔥綠的苔草，剪得特別的整齊。中間通着兩條小道，撒着細紅砂。有花兒——還有棕樹呢。」

「還有棕樹？」

「是的，還有棕樹。一切的樹都剪得一樣：有些彷彿金字塔，有些彷彿綠柱子。墳水池。玻璃球。青草上面放着石膏製的地神和羚羊。」

「多有錢呀！」

「多奢華呀！」

一時簡捷地重複着：『多有錢呀！多奢華呀！』兩句話。

『我又承人先生好意，指給我看自己的馬廄和車房，我對於裏面放着的車馬表示完全的贊許。那輛汽車尤其引起我深深的印象。』

『你想一想：他僅祇僕役就有七個人：一個廚子，一個廚婦，兩個女僕，還有些園丁……』

『你把車夫漏說了。』

『自然是，還有車夫。』

『他們自己就一點也不做事情。真是擺架子。』

『不能不贊同，在人家裏做客，那是極大的榮耀。』

『你不以為音樂有一點同樣麼？』

『不，我並不以為這樣，並且很奇怪你要這麼想。難道你沒有看見那是怎樣的音樂家麼？』

『我可是說我一世都願意聽這樣的音樂。內中有一點使我驚擾的東西。』

「也有使我驚擾的。」

「也有使我驚擾的。」

「在這樣的音樂裏從事關於幸福底甜密的幻想是很好的……」

「思想上可以飛到最上的境界裏去！」

「多好呀！」

「多有錢呀！」

「多熱鬧呀！」

重複着說。

「我看見門那裏的行動。人同他的妻就要經過廳堂來了。」

「音樂師完全用盡了自己的力量。」

「他們來了。」

「來了！看哪，來了！」

人，他的妻，他的朋友和仇敵，自右面不高的門裏進入，斜擋着廳堂，走到左面的門那裏去了。跳舞的人繼續跳着，退走幾步，讓着道路。音樂師大聲地而且錯雜地奏着音樂。

人老得多了：在他的長髮和鬚鬚上面顯出白霜來。但是臉兒又勇壯，又美麗，具有一種安靜的威嚴，還帶着點兒冷氣；他一直往前面看着，彷彿沒有注意到周圍的人們似的。他的妻子攜着他的手，也老了，却還美麗。她也彷彿沒有注意到周圍的人，用一種奇怪而頓住的眼光往前面看着。他們穿得很闊。

起初跟在人後面走着的是他的朋友們。他們大家都相像：正直的臉，高闊的額，忠厚的眼睛。他們很驕傲的走着，挺着胸脯，又確信，又堅強地舉着腿兒，並且向傍邊謙卑地望着，帶着輕微的譏笑。大家紐上插着白玫瑰。

等了不大的工夫，人的仇敵們跟入，大家也都很相像。他們大家都是狡滑而奸險的臉容，低矮而緊壓的額角，長似猴子般的手。他們很不安靜地走着，推擠着，偃着背，互

相躲藏着，斜刺裏向四面投着尖刁，狡滑，而且妒忌的眼光。紐上插着紅玫瑰。他們就這樣慢慢兒，而且完全靜默地，經過了廳堂。步聲，音樂，和客人們的呼喊造成一種很不齊諧的騷聲。

賓客們。

「那不是他們！那不是他們！如何榮耀啊！」

「他多美呀！」

「多勇敢的臉！」

「看啊！看啊！」

「他並不看我們呢！」

「他沒有看見我們。」

「我們是他的客人！」

「多榮耀呀！多榮耀呀！」

「但是她呢！看啊，看啊！」

「她如何美麗呀！」

「如何驕傲呀！」

「不，不，你看那些鑽石！」

「鑽石！鑽石！」

「珠子！珠子！」

「羅賓石！」

「多有錢！多有榮耀！」

「榮耀！榮耀！榮耀！」

重複着。

「那是人的朋友們！」

「看，看，那是人的朋友們！」

「正直的臉！」

「驕傲的步調！」

「他的名譽在他們臉上露笑呢！」

「他們如何愛他啊！」

「如何對他盡心啊！」

「做人的朋友多少榮耀啊！」

「他們看着一切，都當着自己的東西。」

「這裏就是他們的家！」

「多榮耀呀！」

「榮耀！榮耀！榮耀！」

重複着。

「那不是人的仇敵們！」



「看看——人的仇敵們！」

「他們走着，彷彿被擊的狗。」

「人把他們鎮服了。」

「他把籠頭套在他們嘴上！」

「他們搖着尾巴呢。」

「他們互相竊摸呢。」

「他們推擠着。」

「哈——哈哈——哈！」

笑。

「多陰險的臉容！」

「惡狠的眼光！」

「胆怯的！」

「妒忌的！」

「他們怕着我們呢。」

「他們覺得我們在家。」

「還可以把他們驚嚇一下！」

「人要感謝了！」

「嚇他們一下，嚇他們一下！」

「喔——喔！」

向人的仇敵們喊嚷起來，「喔——喔」的喊聲和笑聲相雜。仇敵們互相對擠着，向四面又害怕，又尖刁地望着。

「他們走啦！他們走啦！」

「多榮耀呀！」

「他們走啦！」

「喔——喔哈——哈！」

「他們去啦！去啦！去啦！」

行隊隱在左面的門裏去了。寂靜了一會。音樂奏得不大高聲，跳舞的人漸漸兒充滿了大廳。

「他們往那裏去了？」

「我想他們到飯廳裏去了，晚餐已經預備好了。」

「大概也快要來請我們去。你看見有人尋找我們麼？」

「不錯，已經到時候了。如果晚一點坐下去吃晚飯，夜間要睡得不舒服。」

「要知道我吃晚飯時候是很早的。」

「晚時候的晚餐倒在肚子上很難受。」

「音樂總是奏着。」

「他們總是跳舞着。我奇怪他們怎麼不會累乏。」

「多有錢呀！」

「多熱鬧呀！」

「你不知道晚餐預備多少客麼？」

「我來不及數。總管一進來，我不能不走開了。」

「他們把我們忘記是決不會的！」

「但是人是很驕傲的啊。我們地位太低了。」

「得啦罷！我丈夫說我們到他家裏來，是我們自己給他面子。我們自己也是很有錢的。」

「要是講到他妻子的名譽……」

「你沒有看見有什麼人找我們麼？也許他們不會在別的房子裏找我們麼？」

「多有錢呀……」

「要是對於別人的錢不大謹慎些，那末我想也可以成爲富人。」

「停住罷，這種話是他的仇敵們說的……」

「但是在他們中間也有很體面的人。我要說，我的丈夫……」

「不過這真是太晚了！」

「這裏一定發生了什麼誤會。他們簡直把我們忘了，這個我可不答應。」

「要是你這麼想，可見你不大知道人生和人們。」

「我真奇怪，我們也是很富的……」

「好像有什麼人叫我們麼？」

「你好像這麼聽見誰也不叫我們。我真不明白，老實說了吧，做什麼我們來到具有這樣名譽的人家朋友是應該慎擇的。」

穿着制服的僕人在門那裏顯身出來。

「人先生和他的夫人請諸位來賓入席。」

客人們（忙着立起身來。）

「多好的制服！」

「他來叫我們了！」

「我說過在這裏有一點誤會。」

「人是很客氣的！他們一定自己還沒有入席呢。」

「我說過，有沒有人來找過我們？」

「多好的制服！」

「聽說晚餐很講究。」

「人的什麼東西總是不會壞的。」

「多好的音樂！到人的跳舞會上來如何榮耀。」

「讓那些人妒忌我們吧……」

「多有錢呀！」

「多熱鬧呀！」

「多榮耀呀！」

「多榮耀呀！」

他們重複着這幾句話，一個跟一個的走出去了，大廳便空起來。跳舞的人也一對對停止跳舞，一言不發地跟着賓客們走開。有一對人還在那裏旋轉着，可是立刻就跟着別人走了。但是樂師總還努力地奏着。

僕人轉滅了電燈架，祇留着一隻燈的光，便也走了。樂師的面龐在半黑裏恐慌地搖曳着，還在那裏弄自己的樂器。穿灰色衣的人顯現出來了。蠟燭的火焰搖搖不定，用鮮黃的光照他石頭似的臉和下顎。

他轉過身去，不抬腦袋，慢慢兒用輕靜的脚步，在大廳上走着，走到人走過的門那裏去，就隱去了。

——垂幕——

第 四 幕  
人 之  
逆  
運



四方的大屋，具着黯淡的樣子；平而黑暗的牆，同樣的地板和棚頂。後面牆上有兩扇八塊玻璃的，沒有窗簾的高窗，和兩窗中間的低門；右牆上也是這樣兩扇窗。夜色窺着窗，門一開的時候，那種「夜」的深黑，便很快的朝屋裏探望了一下，在人的屋裏無論怎麼光亮，高大而深黑的窗，竟把光明吞沒下去了。在左牆那裏，祇有一扇向內屋去的矮門，門旁放着包黑漆布的寬闊躺椅。窗旁右面是人做工的桌子，很平常而貧苦的；桌上一盞燃得很黯淡的電燈，罩着深黑的罩兒，展開的圖畫上的黃色斑點和兒童的玩物；小銅帽，無尾的木馬和帶着小鈴的，長腿的紅偶人。窗間的牆旁放着舊書櫃，完全空虛而且破舊了；看得出書的灰塵來，——可見這些書拿走還並不長久。有一張椅子，在比較最黑暗的一個屋隅裏站着灰色的人，名叫他。他手上的蠟燭祇剩一點微化的霉頭，燃着紅而搖曳的小火。石臉上和下顎上的光也是紅的。

人唯一的女僕，一個老太婆，坐在椅上，朝着想像中的談友，用平正的聲音說起話來：

「——現在重又遇到人的逆運了。他有過許多的貴重物品，馬和車，連汽車都會有過，現在卻毫無所有，所有僕役裏也祇剩我一個人了。在這間屋子裏，和別的兩間裏還有些好東西，

——那不是躺椅那不是櫃子，——可是在其餘十二間屋子裏卻毫無所有，祇是空洞而且烏黑的。裏面耗子日夜的賽跑着，互相打架，啾啾的叫着；人都怕牠們，我可並不。我什麼都是一樣的。

一塊鐵牌早就在門上掛着，寫着說房屋出賣，但是誰也不去買他。牌子已經生鏽，上面的字母被雨所侵蝕了，卻沒有人過來，也沒有人買，——舊房子誰也用不着。也許有人要買去，——那時候我們就要去找別的住所，——而這所房子就成爲別人家的啦。太太就要哭，連老爺也免不了一哭，我可並不。我什麼都是一樣的。

你要奇怪，財富到那裏去了呢，——我不知道，也許這個是很奇怪的，不過我一生住在人們那裏，時常看見錢如何的流開，漸漸兒浮到一種罅隙裏去。我這兩位主人也是這樣。有過很多，後來就少了，後來竟完全沒有；定戶起初還來定，——後來簡直沒有了。有一天我問太太爲什麼這樣，她回答說：「停止喜歡那所喜歡的了，停止愛那所愛的了。」——要是已經喜歡了，怎麼還能停止愛呢？她並不回答，竟自哭了。我可並不，我什麼都是一樣的。我什麼都是一樣的。

他們給我錢，我就住在他們那裏，要是不給呢，我就到別人那裏去，住在別人那裏。我給他們煮飯，那時候我就要給別人煮飯——後來就要完全停止——我老了，眼睛看得不好了。那時候他們把我趕出去，說：去你的吧，我們要雇別的人。怎麼樣？我就去了。我什麼都是一樣的。人們都奇怪我：說住在他們那裏多害怕啊，當風在煙囪裏嘯號，耗子在那裏啾叫和嚼物的時候，夜間坐着多可怕啊。

不知道，也許是可怕，不過我並沒有想到這層。做什麼呢？他們一對兒坐在自己屋裏，互相對望着，聽着風聲，我是在自己廚房裏坐着，也聽着風聲。難道不說是一種風聲嘯在我們耳朵裏麼？他們有時候還有年輕的人走到他們的兒子那裏，來那時候大家都笑着，唱着，走到空屋裏去趕耗子，可是沒有人到我這裏來，我就一人坐着，總是一人坐着。不能同什麼人談話，我就同自己說話——我什麼都是一樣的。

他們真倒運，前天又發生了不幸的事情：小少爺出去遊逛，帽兒歪戴着，頭髮梳得很平，彷彿勇士一般，可是一個惡人在街隅裏用石頭扔他，把他的腦袋打碎得和胡桃一般。人家把他

送來，放在牀上，他現在就躺着，快要死下去——不過也許還活得了，誰知道呢。老主人和主婦哭泣起來，隨後把所有的書取下來，放在大車上面，就賣掉了。現在用這些錢雇了一個看護婦，贖了藥，連葡萄都買了。這些書就是這樣的用處。不過他並不吃葡萄，簡直看也不看一下——就放在身旁碟子上面，就這麼放着。』

醫生自外面門內入，態度很黯淡，很掛慮。

醫生 我是跑到這兒來麼？老太婆，你不知道麼？我是醫生，我有許多出診，我時常弄錯。這邊請，那邊請，可是房屋都是一樣的，房裏的人們都是煩悶的。我是跑到這兒來麼？

老婦 我不知道。

醫生 等我看日記本子。不是你家裏小孩害喉痛病，正喘息着麼？

老婦 不。

醫生 不是你那裏老爺骨頭鯁住了麼？

老婦 不。

醫生 不是你那裏姑娘的心停止跳動了麼？不要說謊，老太婆，我覺得她在你那裏呢。

老婦 不。

醫生 不。我相信你，你說的話很對。不是你那裏一個年輕人腦袋被石頭砸破了，快要死去了麼？

老婦 是在我們這裏。到左面那個門那裏去。往下不要去，仔細耗子把你吞下呢。

醫生 好啦，電話響着，老是響着，白天和晚上。現在已經是夜間了。燈兒都滅了，我還是走着。老太婆，我還時常要走錯道呢。（走進通內室的門裏去了。）

老婦 一個醫生醫着——醫不好，現在又來了一個，——大概又是醫不好，怎麼樣呢？那時候他們兒子死了，祇有我們還留在家裏。我就要在廚房裏坐着，自己同自己說話，他們就在這裏坐着，一聲也不言語，大家思想着。又要有一間屋子空出來，耗子可以在裏面賽跑並且打架了。讓他們跑罷，打架罷，我什麼都是一樣的。我什麼都是一樣的。

你問我，爲什麼惡人要擊打小少爺。我並不知道，——並且叫我怎麼會知道，做怎麼人

們要互相殺害。這個人從街隅裏扔了石頭，跑走了，那個人被砸倒了，現在快要死去——這就是我所知道的。人家說我們的小少爺是很善的，很勇敢的，並且還能保護窮人——我卻不知道，我什麼都是一樣的。善或惡，年輕或年老，活或死，我什麼都是一樣的。我什麼都是一樣的。

人家給着錢，——我就住着；人家不給錢，——就到別人家去；可以給別人煮飯，以後就簡直不幹了，——我年紀老了，眼睛看得不大好，鹽和糖都分不清楚。那時候他們要把我趕走，說去你的吧，我們雇別人呢。怎麼樣？我就走了。我什麼都是一樣的。……我什麼都是一樣的。……

醫生，人和他的妻子入。人和妻兩人年紀都見得很老，頭髮完全白了。人直豎而長的頭髮和大鬍子顯得他的頭與獅首相像；他走時微微的僵着身子，卻直抬着頭，又堅決，又嚴澀地望着。在往近處看望什麼東西的時候，就戴上銀邊的大眼鏡。

醫生 令郎睡得很熟，你不要驚動他。睡夢也許是向好的路。你也睡一下去；要是人有睡覺的

時候，他就應該睡覺，不要走道，也不要談話。

妻子 大夫，多謝你，你使我們很安心。明天你不到我們那裏來麼？

醫生 明天來，後來也來。你，老太婆，也去睡覺罷。已經深夜了，大家都是睡的時候。是往這個門走麼？我時常弄錯的。

醫生出，老婦也出，人和其妻還留在那裏。

人 妻子，看哪；我開始畫這個東西，是在我們的兒子還康健的時候。我就在這條線上停留着，心裏想：休息一下，以後再繼續去畫。看哪，如何平常而且安靜的線呀，看着牠很可怕：因為牠也許是我在兒子活的時候所畫的最後一根線。由這根線的平常而且安靜可以顯出惡耗的混沌。

妻子 不要驚慌，我親愛的，把壞念頭趕開了罷。我相信大夫說的是實話，我們的兒子快要好了。

人 你難道不驚慌麼？你往鏡裏看一看自己：你白得和你的頭髮一般，我親愛的。

妻子 自然我也有點驚慌，但是我相信沒有危險。

人 到了現在，你還和尋常一樣，在那裏鼓勵我，並且誠懇地，而且神聖地哄我。我可憐的執戈者，我鈍拙的劍底忠實的保持人——你的老戰士不好了，他那枯老的手執不住軍械了。我看見什麼？這是兒子的玩具！誰把他放在這兒的？

妻 我親愛的，你忘記了：還是你自己以前放在這裏的呢。那時候你說，要是在你面前放着這些兒童天真的玩具，你就容易做工似的。

人 是的，我忘了。但是現在我看着這些東西很可怕，和犯罪的人看拷問和行刑的器械一般。在小孩死的時候，他的玩具就成爲活人詛咒之具了。妻子，妻子！我看着這些東西太可怕了！妻 這些東西還在我們貧窮的時候買來的。看着牠們很可惜：那是多麼貧苦而可愛的玩具呀。

人 我不能，我應該把牠們取在手裏。那是無尾的小馬。——「軋布，軋布，小馬兒，你往那裏去？」——「遠呢，爸爸，遠呢，到有野地和綠樹林的地方去。」——「小馬兒，帶着我一塊兒去。」



——「帆布，帆布，坐着罷，親愛的爸爸。」……那就是小銅帽，紙板製成的蹩腳銅帽，我到鋪子裏去買的時候，我還自己帶着笑試戴過呢。——「你是誰？」——「我是騎士，爸爸。我是最強壯，勇敢的騎士。」——「你往那裏去，我的小騎士？」——「我殺龍去，親愛的爸爸。我去救被俘的人，爸爸。」——去罷，去罷，我的，小騎士。

人的妻哭了。

這是我們不變的紅偶人，帶着那一付愚傻而和氣的面貌。但是牠被毀傷得利害，——彷彿從百數次戰爭裏奪身出來一般，可是他總還是笑着，鼻子還是紅着。喂，響一響吧，和你以前響似的。你不能够麼？祇存着一個鈴了。唔，那末我就把你扔到地板上去了！（扔）

妻 你怎麼這樣做？你記得我們的小孩是時常親他可笑的臉的。

人 是的。我不對了。請恕我，我的好友，你，老丈呀，也恕了我吧。（很艱難地僵着身子，把木偶撿將起來。）你總是笑着麼？不，我遠遠裏把你放着。你不要生氣，但是我現在不能夠看你的微笑，你到別地方笑去罷。

妻 你的言語裂斷人的心兒。你相信我的話，我們的兒子就要治好了。——年輕人比老人死得早，難道這是公平麼。

人 妻子，你在什麼地方看見過公平呢？

妻 我的好友，我求你，同我一塊兒跪下去，我們兩人哀求上帝。

人 老人的膝蓋很難彎曲下去。

妻 就彎下去罷，那是你應該的。

人 對於那個人我還未曾用過頌禱請求的話去煩他的耳管，自然他是不會聽我的。你請求吧，——你是母親！

妻 你請求吧，——你是父親！要不是父親替兒子哀求，還有誰呢？你要把他留給誰呢？難道我一個人可以說我們兩人所說的話麼？

人 就照你所說的做去罷。也許老人們屈了腿，那永遠的公平或有所影響。

兩人都跪下去，臉對着那個不相識的人不動地站住底屋隅那裏，禱告般把兩手交

又在胸前。

母親的禱告 上帝，我求你，留下我兒子一條命罷。我祇有一句話明白，祇有一句話要說，祇有一句話：上帝，留下我兒子一條命罷。我並沒有別的話，一切都黑暗地圍在我周圍，一切都墮落下去，我一點也不明白，我心靈裏恐怖得祇有一句話能夠說出：上帝，留下我兒子一條命罷！留下我兒子一條命罷！留下罷！請恕我禱告得這樣壞，但是我不能夠。上帝，你明白，我不能夠呢。你看着我。你祇要看着我，——看見沒有？你看見，頭如何抖顫，手如何抖顫，——不過我的手有什麼要緊呢！你憐惜他罷，他年紀還很輕，他右手上有黑痣，讓他活着吧，那怕一會兒呢，那怕一會兒呢。他年紀還很輕，人還很傻，——他還愛吃甜東西，我買葡萄給他了。憐惜一下吧！憐惜一下吧！

用手掩着臉兒，輕聲地哭了。人並不望她，說起話來。

父親的禱告 現在我禱告了，你看見沒有？屈着老膝，在塵埃裏匍匐在你面前，吻着地，——看見沒有？也許有時候我要辱你，那末你恕我罷，恕我罷。自然我是狂妄的，傲慢的，要求而不請

求，時常責備人。——你恕我罷。如果你願意，如果這是你的意志，你懲罰罷。——不過要把我的兒子留下。留下罷，我求你。我請求你並不是爲着慈悲，也不是爲着憐憫，不——祇是爲着公理。你是老人，我也是個老人。你快要了解我了。那些惡人，用自己的事情辱你而且污你的土地底惡人，打算殺死他。那些惡毒而無憐憫心的暴徒從街隅裏扔着石頭。從街隅裏，這些惡徒啊！不要讓惡事成功到底啊！止住血，回過生命，——回給我正直的兒子生命罷。你把我一切都奪去了，但是難道我會嘮嘮叨叨強請求過你：「還我財產還我朋友還我天才！」麼？不，從沒有過。連天才我都沒有請求過，你也知道什麼是天才。——這還比生命都大呢！我想也許是應該這樣的，可是我總忍耐着，總忍耐着，驕傲地忍耐着。現在卻請求起來，屈膝在塵埃裏，吻着土地，——還給我兒子的生命罷。吻你的土地！

他們站立起來。那個名叫他的某人冷淡地傾聽着父親與母親的禱告。

妻 我恐怕你的禱告不很安靜。其中彷彿有驕傲的響聲。

人 不，不，妻子，我好好兒同他說着，正和男子應該說話的一般。難道他應該愛恭順的諂媚人，

比勇敢而驕傲，並且說實話的人爲甚麼？不，妻子，你不明白這個。現在我信仰了，我覺得安靜，而且快樂了。我覺得我對於我的兒子還有點用處，這個卻使我喜歡。你看，他睡了沒有？他應該睡得結實些纔好。

妻出。人很和藹的望着某人所站立的那個屋隅，撿起玩紅偶人來，玩具耍了一會，輕輕吻着他長而紅的鼻子。那時候妻子進來了，人驚擾地說起話來——

人 我全都道歉了，我辱了這個傻子。唔，我們可愛的小孩怎麼樣啦？

妻 他臉色很白。

人 這個不要緊，這個就可以過去；他把血丟得太多了。

妻 我看着他可憐而剃光頭髮的頭，很是難受。原先他那金黃色的捲髮卻是多麼美麗呀。

人 這些頭髮一定要剃掉了，纔能夠洗傷。不要緊，妻子，不要緊，長起來還要好呢。但是你把那些剃下來的頭髮檢下沒有？應該檢下來，保存着。妻子，頭髮上面有他尊貴的血呢！

妻 是的，我已經藏在箱子裏面，——那個最後的財產裏遺留下來的箱子。

人 不要慮到財產。我們祇要等待着我們的兒子起首作工；他要歸還一切被丟失的呢。妻子，我高興起來了，我堅信我們的將來。你記得我們貧窮的，玫瑰色的小屋麼？和善的隣人們扔下橡樹葉兒，你就用來做成了一個花冠戴在我頭上，說我是有天才的人。

妻 我現在還要這麼說呢。人們停止尊重你了，可不是我。

人 不，我的小妻，你說得不對。天才的創造已經超越過那名叫「身體」的陳舊東西。我自然還活着，可是我的東西……

妻 不，那是沒有死，並且不會死的。你記得在街隅的那所房子，是你十年以前建築成的。每日晚間，太陽散落的時候，你總去看一看牠。難道全城裏有這樣還美麗，還高大的房屋麼？

人 不錯，我建築這所房子的時候，正打算使落日的最後光線落在上面，在窗上發耀。全城已經在黑暗中了，可是我的屋子還在那裏同太陽話別呢。這個做得很好，你說對不對呢？

妻 自然哪。

人 祇有一件事情使我生氣：爲什麼人們很快地把我忘了。他們本是能夠記得長久些呢。

妻 忘記了那所會知道的，停止愛那所會愛的。

人 本是能夠記得稍爲長久些，稍爲長久些。

妻 在那所房屋附近我看見一個年輕的美術家。他很注意地研究那所房屋，畫在冊子上面。  
人 你怎麼不給我說這件事情，我親愛的？這是很重要，很重要。這就是我的思想傳達給別人，讓他們忘掉我，可是這種思想卻要生存着。這是很重要的，妻子，這是很重要的。

妻 人家也並沒有把你忘記呀，我親愛的。你記得那個人很恭敬地在街上向你鞠躬麼？

人 妻子，這個很對。好青年，很好的青年。他具有可愛而年輕的臉容。你提給我這次鞠躬的事情，好極了，我心裏面頓時舒服起來了。但是有什麼東西把我推到睡夢裏去，大概我是累了。  
並且我也老了，我白髮的妻子呀，你看出來沒有？

妻 你總還是十分美麗呢。

人 眼睛還發光麼？

妻 眼睛還發光？

人 頭髮還黑如樹脂一般麼？

妻 你的頭髮柔白得很，更加顯得美麗了！

人 還沒有皺紋麼？

妻 有一點小皺紋，但是……

人 自然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美貌的人。明天我買了制服，投入輕礮兵營去。好不好？

妻 微笑起來

妻 你還鬧着玩笑，給原先一樣。唔，我親愛的，你躺在這兒，睡一會兒，我去看我們的小孩子去。你靜心着罷，我不會離開他，他一醒，我就叫你。你吻老而發皺的手，不覺得不好過麼？

人 （吻）得啦！你是我所知道的最美麗的女人。

妻 但是皺紋呢？

人 還是什麼皺紋？我看見的是和愛，慈善，美麗和聰明的臉兒，別的沒有什麼。不要怒我嚴厲的聲音，去看小孩子罷。守住他，坐在他旁邊，用柔和與親藹的微影遮掩他，如果他在夢中顯



着不安，就給他唱一支歌兒，和原先一般。並且把葡萄放得近些，使他能夠用手去取。

妻出。人躺在軟椅上面，頭向着那個灰色的某人所站立的那個牆隅，所以那個灰色人竟差不多可以用手觸着他蓬鬆的灰色的頭髮。人很快地睡着了。

灰色的某人 人充滿着希望，很快樂地睡着了。他的呼息很靜，和嬰孩的呼息一般，老的心在休息的時候擊動得又安靜，又平正。他不知道過了一會兒他的兒子就要死了，而在神秘的夢囈之中在他前面正站立着不可能的幸福。

他覺得他同兒子乘着白色船在美麗而安靜的河裏走着。他覺得天氣美麗得很，他看着蔚藍的天，水晶般透明的水；他聽見蘆草在船前浙澗地搖曳着。他覺得他很有幸福，他覺得快樂來——一切的情感誑着人呢。

但是他忽然不安起來，恐怖的真實，穿過夢底深幕，圍繞着他的思想。

「我的小孩，你金黃色的頭髮爲什麼剃得這麼低呢？爲什麼？」

「爸爸，我頭痛了，因此剃短了我的頭髮。」

於是他又被蒙騙，感出快樂，看見蔚藍的天，聽見蘆草淅淅地搖曳着。

他不知道他的兒子已經要死了。他沒有聽見他的兒子在最後的無知的希望裏，帶着兒童對於成人的信力，正無言無語地，用心的呼聲，叫着：『爸爸，爸爸，我要死啦！留住我吧！』人很快樂而且很堅實睡着了，在神秘而被蒙騙的夢囈之中，在他面前正站立着不能的幸福。

人，醒罷！你的兒子死了。

人（很害怕地抬着腦袋，立起身來。）我覺得害怕，彷彿有人叫我呢。

在那個當兒牆後發出許多婦女的哭聲來。她們用高而延長的聲音哭着死者。妻入，臉色慘白。

人 我們的兒子死了麼？

妻 是的。死了。

人 他叫我麼？

妻 不。他並沒有醒呀。他也沒有叫誰。他死了，我的兒子，我的愛兒！

妻在人面前跪倒了，用手抓住他的腿，嗚咽起來。人把手放在她頭上，朝着冷淡地站着的某人底那個屋隅，說起話來，聲音裏帶着嗚咽，卻很嚴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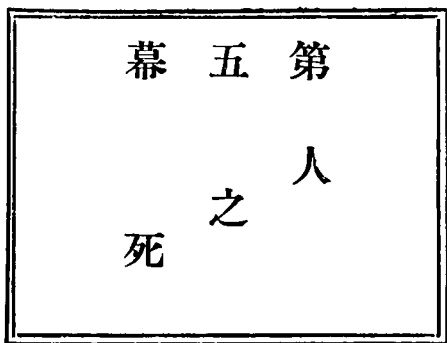
人 你這惡徒，把婦人辱了你把小孩殺死了！（妻子嗚咽着，人輕輕兒用抖顫的手摸着她的頭髮。）不要哭，親愛的，不要哭！他對於我們的眼淚都要嘲笑，正和笑我們的禱告一樣。但是你呢，我不知道你是誰，——上帝，魔鬼，命運，或生命，——我要詛咒你。

以下的話人用極洪大而強烈的聲音說出來，一手彷彿保護着妻子，別手卻威嚴地伸向未知的人那裏。

人的詛咒 我詛咒你所給的一切。詛咒我生的那天，詛咒我死的那日。詛咒一切我的生活，其快樂和悲愁。詛咒自己！詛咒我的眼睛，我的聽官，我的言語。詛咒我的心，我的頭，——一切要扔回去，扔到你殘忍的臉上，你這無知的命運呀！你要被詛咒，你要永世被詛咒！我用詛咒來勝你！你還能對我怎樣麼？你把我推在地上，你推呀，——我卻要笑着，並且呼喊：你是被詛咒

的！你用死的釘鉤刺我的嘴罷，——我要用最末的思想向你的驢耳喊嚷：你是被詛咒的，你是被詛咒的！你取着我的屍首，和狗似的啃着，背到黑暗裏去，——我卻並不在他裏面。我消滅了，但是消滅的時候，還要重複着：你是被詛咒的，你是被詛咒的！我要從你所辱的那個女人頭上，從你所殺死的那個小孩身體上，送給你人的詛咒。

人威嚴地舉着手，不言語了。灰色的某人冷淡地傾聽着詛咒，蠟燭的火焰搖曳着，彷彿爲風所吹一般。人和灰色的某人就這樣對立着，大家不言語。牆後的哭聲越發洪大而且曳長，轉成悲痛的歌音了。



一種不定而搖曳，閃耀而陰鬱的光明，初着眼有點阻礙視線。等到眼睛習慣了，就可以看見以下的佈景：

一間寬長的屋子，棚頂很低，牆上沒有一扇窗。進門是從上面的，有梯子。牆頭是平的，十分污穢，——像一種巨獸帶着斑點的粗皮。在後面牆傍，一直到樓梯那裏，放着一隻大而平的玻璃櫃子，裏面齊齊整整排立着幾行瓶兒，帶着不同顏色的液體。一個酒館主人在不高的櫃臺裏面站着，一動也不動，雙手按在肚腹上面。白裏帶紅的臉，禿頭，栗色的大鬚，——顯出一種完全安寧而且冷淡的態度。他老是這麼站着，也不動移一下，還不變更地位。酒鬼們坐在不大的桌子旁邊板凳上面。人數因在牆上和棚頂上撞動的人影而增加起來了。

嫌惡與恐怖底無盡的異樣。臉兒彷彿那種有幾處地方特別增大或減小的假面具：有的有鼻子，有的還完全沒有鼻子，眼睛很野氣的張開着，差不多要從眼眶裏凸出來了，卻還有窄成看不大見的罅隙和點兒的；還有極小的下頰和給核。大家的頭髮都是蓬亂的，破散的，污穢的，有時還掩住臉的半部。不過在大家的臉上異樣之中卻有極相同之點：那就是發綠的，暮氣

的彩色和快樂，憂愁，癡愚的恐怖的態度。

酒鬼們穿着一色的破衣，有的露着綠色而多骨的手，有的——尖膝骨，有的——凹進的胸脯。有差不多完全光身的人。婦人和男子不大分別得出，比男子還異樣。大家的手和頭都搖曳着，行路是不平正的，彷彿走在滑的，或崎嶇的，或動搖的平面上面。連聲音也是一樣的：枯澀而沙啞；酒鬼們用不聽從，而且彷彿凝凍的嘴唇說着話，正和他們走路一樣不堅正。

在聚會的中央，人坐在單獨的一張桌子上面，白髮蓬鬆的頭撐在手上。他老保持着這個樣子；除去說話的時候。他衣裳穿得很不好。

灰色的某人動也不動地站在屋隅，持着快燃盡的蠟燭，狹窄的藍色火焰搖動着，一會兒側在一邊，一會兒用尖舌往上竄着。他石頭般的臉上和下顎上面發着死氣的藍色。

### 酒鬼們的談話

「啊！啊！啊！」

「喂——一切搖動得多末奇怪；無論在什麼上頭都止不住眼光。」

「一切抖顫起來，彷彿發瘧子；人呀，椅子呀，還有棚頂呀。」

「一切浮着，並且搖曳着，彷彿在波浪上似的。」

「你不聽見喧聲麼？我聽見一種喧聲：彷彿鐵輪在那裏轉着，或是石頭從山上掉下來似的；大石落下如雨。」

「這是耳朵裏響着。」

「這是血在那裏響着。我感出我的血來：又濃厚，又黑，又發着酒氣的那個血正在筋絡很沉重的流着；走近到心的所在，一切都掉落，成爲可怕的了。」

「我看見彷彿有電閃。」

「我看見大紅鍋，鍋上燒着許多人，聞得着烤熟的肉氣。黑影圍在鍋傍；這些影兒，他們醉了。喂，叫我罷，我要同你們跳舞。」

「啊！啊！啊！」

「我卻是很高興的！誰願意同我笑呢？誰也不願意，那末我一個人來。」（一人笑起來。）



「美貌的婦女吻我的嘴唇，她身上發出麝香之氣。她的牙齒和鰐魚的一般，她要咬我呢。淫婦，走開吧！」

「我不是淫婦。我乃是懷孕的老蛇。我已經整整點鐘的望着從我肚腹裏出來小蛇，並且在那裏爬呢。喂，不要踏我的小蛇呵。」

「你往那裏去？」

「誰在那裏走？坐下罷。你走的時候，全屋子在那裏抖動。」

「我不能夠。我坐着很恐怖呢。」

「我也恐怖。坐的時候，聽見彷彿恐怖在身上跑呢。」

「我也這樣。放了我吧！」

三四個酒鬼歪斜着脚步，無目的地走着，在桌子旁邊繞走起來。

「你們看，他做什麼？他盡力跳到我膝上來，已經有兩個鐘頭了。不過總達不到上頭來。我把他趕走了，他又來了。這真是奇怪的遊戲。」

「我的腦蓋底下正爬着蟑螂。還在那裏叫着。」

「我的腦子裂開着呢。我覺得灰色的一部分正和別部分相離。我的腦子像惡味的乾酪。牠正發臭呢。」

「在這兒聞得出一種臭肉的味兒。」

「啊喲！啊喲！」

「今天晚上我爬到她膝蓋上去斫她。血將流出來；牠現在已經流了真紅呀。」

「有三個人總跟在我後面走着。他們叫我到空地上黑暗之隅裏去，便要在那裏斫我。他們現在正在門的附近呢。」

「誰在牆上和棚頂上走着？」

「啊喲！他們來到這裏了。跟着我呢。」

「誰？」

「他們！」

「我的舌頭啞了。我怎麼辦呢？我的舌頭啞了。我要哭呢。」（哭）

「一切都要從我身裏鑽到外頭來。我全身立刻就要翻轉來，便發紅了。」

「喂，聽着，聽着。隨便誰都行。一個怪物到我身上來了。他正舉着手呢。救救罷。」

「這是什麼救救罷！蜘蛛呢！」

「救救罷！」

用枯的聲音喊嚷了一會：「救救罷。」

「我們大家都是醉鬼。把大家都從上面叫到這兒來。上面真污穢呀。」

「不用。我從這裏走到街上的時候，街就像野獸似的奔過來，一下子把我弄倒了。」

「我們大家都到這裏來了。我們喝着酒精，他能給我一種快樂。」

「他給的是恐怖。我整天恐怖得抖索着。」

「恐怖還比生命好。誰願意回到那裏去？」

「我——不。」

「我不願意。我寧可死在這裏。我不願意活！」

「沒有人願意活呢。」

「啊喲！啊喲！」

「做什麼人往這裏來？他酒喝得少，卻坐得多。不要他。」

「讓他到自己家裏去罷。他有自己的房子。」

「一共十五間屋子呢。」

「不要動他，他走不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有十五間屋子。」

「這些屋子都是空的。內中祇是老鼠在那裏亂跑亂打。」

「妻子呢？」

「他什麼人也沒有了。大概妻子死了。」

「妻子死了。」

「妻子死了。」

在這次談話的時候，並且在下次談話的時候，一羣老太婆包着奇怪的面巾，輕輕兒走進來，不知不覺地替換了靜悄悄走開的醉鬼。她們加入談話裏去，但是做得誰也理會不出這個來。

醉鬼們和老太婆們的談話

「他自己快要死了。他衰弱得走不動了。」

「他有十五間屋子。」

「你們聽，他的心擊動得如何不平正，而且安靜。那個心也快要停止了。」

「喂！人呀！把我們叫到你家裏去罷：你有十五間屋子。」

「人又老，又病，又衰弱的心也快要停住了。」

「他睡着呢，酒醉的傻東西。睡是很恐怖的，他可是睡着。他也許在夢裏死去。喂，喚醒他

吧！

「你記得，他的心曾擊動得又年輕，又強烈！」

微笑。

「誰笑這裏有外人了？」

「你覺得如此。其實在這裏祇有我們一羣醉鬼。」

「我到街上闖禍去。人家把我搶劫了。我完全是光身子。我的皮層是綠的。」

「好呀。」

「輪子又響了。啊喲，他們把我壓了。救救罷！」

誰也不答聲。

「好呀。」

「你記得他生出來的時候麼？你大概在那裏麼？」

「也許我要死。啊喲，啊喲！誰把我拉到墳墓裏去？誰掩埋我？我就要和狗一般橫臥在街上。」

人們要從我身上經過，車兒從我身上奔過——並且壓我。啊喲！啊喲！（哭）

「親愛的親戚，敬賀你添子之喜。」

「我深信這裏有些錯誤。要是直線能夠變成圓圈，那就是謬誤。現在我可以證明這個！」

「你說得很對。」

「啊喲！啊喲！」

「祇是不懂數學的人可以把這個放過，但是我卻不能放過；你聽，我是不能放過這個的！」

「你記得玫瑰色的衣裳和光潤的頭頸麼？」

「還有花兒。露珠不乾的蘭花，八月蘭和綠草。」

「不要動，姑娘們，不要動花兒。」

輕笑起來。

「啊喲！啊喲！」

醉鬼全都走了，他們的位置被包奇怪面巾的老太婆們佔住。光明平正，而且很軟弱。

不識者的面容和人的灰色頭（頭上從上面射來微光）顯現出來了。

老太婆們的談話

「好呀！」

「好呀！何等佳美的夜間呀！」

「我們重又聚攏來了。你的健康如何？」

「時常咳嗽。」

輕笑起來。

「現在不久了。他立刻要死了。」

「看那蠟燭呀。火焰藍而狹窄，在邊兒上延燒着。已經沒有蠟了，連燈心都要燒完了。」

「他不願意滅呢。」

「可是你幾時看見過火焰願意熄滅呢？」

「不要爭論！不要爭論！火焰不管願意不願意熄滅，可是時候到了。」



「你記得他那輛汽車麼？有一天幾乎要把我闖倒呢。」

「但是他十五間屋子呢？」

「我剛纔還在那裏。老鼠幾乎不把我吞吃下去。因為冷氣，我還遭涼啦。不知什麼人偷去了窗框，風兒就在全屋裏括着。」

「你躺過他妻子死在那上面的那張牀麼？對不對，那張牀多少柔軟呀。」

「是的，我走遍了全屋，並且幻想了一下。他們有極好的兒室。不過可惜的就是窗框沒有了，風兒帶着灰塵直吹進來。小孩的牀鋪也是很好的；現在裏面老鼠做了窠，養起小孩來了。」

「養起那又可愛，又光滑的小鼠。」

輕笑。

「書房裏桌上放着玩具：無尾的小馬，小銅帽和紅鼻的偶人。我拿牠們玩耍了一會。我戴上小銅帽——戴得我正合適。不過上面塵土太多了，我一臉都弄髒了。」

「難道你沒有到開跳舞會的大廳上去麼？在那裏如何快呀樂呀。」

「是的，我去了，但是你猜我看見什麼！又黑暗，玻璃又都碎了，風兒吹得壁紙直響……」

「這個很像音樂。」

「可是在牆旁黑暗裏蹲坐些客人，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什麼樣子的呀！」

「我們知道。」

「那些客人露着牙齒，斷斷續續地吠叫着：多有錢呀，多熱鬧呀。」

「自然你是開玩笑麼？」

「自然是我開玩笑。你知道我高興的性質。」

「多有錢呀！多熱鬧呀！」

「多光明呀！」

輕笑。

「提醒他去罷。」

「多有錢呀！多熱鬧呀！」

「你記得在你的跳舞會上如何奏音樂麼？」

「他立刻要死了。」

「跳舞的人旋轉起來，音樂奏得又柔和，又有趣。那是這樣的。」

老太婆們環繞在人的附近，低唱着在人的跳舞會上所奏的那支音樂譜。

「我們成立了跳舞會。我許久沒有跳舞了。」

「你設想這是宮庭，特別美麗的宮庭。」

「叫音樂師來！沒有音樂是辦不起好跳舞會來的。」

「音樂師！」

「你記得麼？」

他們唱將起來。在這個當兒在扶梯上下來三個音樂師，就是在那天跳舞會上奏演的人。那個拿着絃琴的人很謹慎地把手絹鋪在肩上，三個人就一起很用心的奏將起來。但是聲音又輕又柔和，彷彿在夢中一般。

「那就是跳舞會了！」

「多有錢呀多熱鬧呀！」

「多光明呀！」

「你記得麼？」

她們接着音樂低唱着，開始圍在人的附近，很笨拙而且可笑地學着在跳舞會上跳舞的白衣女郎們的舉動。在第一句樂譜奏的時候他們圍繞起來，奏第二句時便散開來，並且合攏來，很莊嚴，很靜肅。她們又輕輕兒微語着——

「你記得麼？」

「你快要死啦，你記得麼？」

「你記得麼？」

「你記得麼？」

「你快要死啦，你記得麼？」

「你記得麼？」

跳舞開始快起來，行動開始激烈起來。在老太婆們唱歌的聲裏透出一種奇怪而尖利的音調；還有一種當時還被壓抑着的奇怪的笑聲在跳舞的人那方面發出來。他們走過人的面前，就向他耳傍投着捷短的微語：

「你記得麼？」

「你記得麼？」

「多柔和呀！多好呀！」

「靈魂正休息着呢！」

「你記得麼？」

「你快要死啦，你快要死啦，快要死啦……」

「你記得麼？」

旋舞得更快了，舉動又激烈些了。忽然一切都靜下去，停頓住了。音樂師們手裏持着

樂器，凝凍在一種姿勢上面，正和那些跳舞的人站在當地，一動也不動一般。

人站立起來，挺直着身體，昂起白髮的，美麗的，威嚴的頭，用一種特別洪大響亮，同時充滿着憂感和憤怒的聲音喊嚷起來。在說出每短句以後有短而深沉的靜默：

「那裏是我的執戈者——那裏是我的劍？——那裏是我的盾牌？——我被解除武裝了！——快一點到我這裏來——快一點！——你是被咒詛……」（倒在椅上，垂首死去。）

那個當兒蠟燭發亮了一下，便熄滅下去，強烈的黑暗吞沒了一切物件。彷彿黑暗從樓梯上爬下來，漸漸兒掩沒了一切，祇是死人的臉兒亮着。老太婆們輕而不定的語聲，響聲和笑聲。

灰色某人 靜着！人死了！

一切靜默。有一種冷淡的聲音從深遠的地方重複着，彷彿回聲似的——

「靜着！人死了！」

一切靜默。黑暗慢慢兒濃將起來，但是還看得見站立着的老太婆們的面容。她們又

輕，又不言語地，圍在死人旁邊——以後開始輕唱起來，音樂也開始奏演起來。黑暗又濃起來了，音樂和唱歌開始洪響起來，野蠻的跳舞，開始急遽起來；已經不成爲跳舞了，却發瘋似的在死人附近跑着，蹀着脚，尖聲叫着，發着不斷的野蠻的笑聲。臨到了完全的黑暗，死人的臉還發亮着，以後連這個也消滅了；顯出眼看不見的深黑。黑暗裏聽得見狂舞的人底行動，尖喊，笑聲和不調和而十分洪響的樂聲。這些聲音和喧嘩，一到了最緊張的時候，很快地退開，死下去了……

靜寞。

——垂幕——

(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完稿)

附 錄

人之死

(第五幕的正稿)



## 著者敘言

在人之一生劇本上臺表演以後，我纔相信對於本劇的形式和根本意思方面有幾處認誤的地方。

對於形式方面我認爲可以棄置不改——讓我的新寫實派的最初試驗品留存他在疑惑和搖動的時候所創造的那種樣子罷。可是對於劇本根本意義的錯誤——那是另一件事了。

如今且把那對於人生意義的解釋方面我說得有理或錯誤的解決之權利留待與他人，而依我自身來說，我也應該爲有次序和明瞭起見，對於本劇的缺點，或能隱匿全劇的根本理想的，或使這種理想表現得不十分完成的，加以改正。

在第五幕裏——這一幕的修正稿我現在就要發表——最重要的缺點如下：把「醉鬼」那類特別的分子闖進劇本裏來，而短少那種人生極相當，而極重要的團體，如「承繼人」是，

可以算做人的「親戚」、「朋友」和「仇敵」數團體的結局。

自然在劇本裏引入酒館和醉鬼一層我並不願意說每個人免不了都要死在酒館裏，而且還有幾個批評家對於這個劇本判斷說：『我不到酒館去——所以所有這些話都是不對，——所以我總不會死，——所以有什麼叫做「人之一生」呢！』這種判斷實在是不對的。原來爲表示那種不幸的垂死的人底孤單起見，纔引出這些同樣孤單而不幸的人們以作陪襯，可是這樣的孤單也能夠因「承繼人」的出現而完全表現出來。「醉鬼們」既使人孤單而死，「承繼人」則竟勸其速死，推他到死路上去，——對於一切前來更替的人自然是沒有憐惜心的更替——那就是我在人之一生原稿上遺漏下來的一種重要現象。

在我的劇本裏還短少慈心，這也是許多人覺得不對的地方。現在我用「看護婦」以作代表，雖然她一次也沒有張開過眼睛，可是她事實上的加入便可以證明慈心實在是存在的。

我覺得一切的真理僅祇是新而尙未經證明的錯誤，所以我就停止分外的解釋，逕將人

之一生的新幕發表出來，以供讀者公平的審判。

(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日)

……  
一間高大而陰黑的屋子，裏面死過人的兒子和妻子。一切都具有破壞和死滅的樣子。牆壁斜着，作欲倒之勢；屋隅搭着蜘蛛網，——都是發光的正圓的圈兒，不斷的互相聯在一塊；死的蜘蛛網從損舊的棚頂上面作深灰色的細縷。兩扇高大窗縮到裏面，成爲彎曲的了，彷彿受着「黑暗」堅定的壓力和包圍着人屋底黑色的無盡的緣故；如果窗支持不住，傾倒下來，那末黑暗就要流進屋來，熄滅那照耀着的軟弱而垂死的光明了。

在後牆那裏有一座易折斷的樓梯，通到上面以前舉行跳舞會的那些屋子裏去；底下看得見彎曲而朽壞的梯級，往上就沉失在濃厚的黑影裏面了。就在那邊牆旁，曲縐而損折的帳蓋底下，放着一張牀，人的妻就死在這張牀上。

右面是早就熄滅的大火爐底黑色的火門；一大堆灰色的死灰，裏面雜着一張延燒已半

的紙，好像是一張圖樣。火爐前面垂死的人一動不動地坐在躺椅上面；從他小衫的破損和灰色的頭髮與鬚鬚零亂不梳的上面；可以覺出完全被遺棄和死的孤單底情形來。

承繼人們圍着垂死的人，坐在椅上，繞成指環形狀。他們一共七個人，三個女的，四個男的。他們的頭頸很殘兇地朝人那方面伸長着，嘴很貪心地張開一半；舉起的手上那些鉤曲的指頭很像野獸的爪子。他們中間有肥胖而極有滋養的人，尤其有一位先生，他的肥體毫無形式地飄浮在椅子上面，但是從他們那種坐法和望着人的樣子那方面看來，彷彿他們一生餓着，一生等着遺產。他們彷彿現在還餓着呢。

灰色的某人動也不動地站在屋隅，持着快燃盡的蠟燭。狹窄的藍色火焰搖動着，一會兒側在一邊，一會兒用尖舌往上竄着，他石頭般的臉上和下顎上面發着死氣的藍色。

承繼人們的談話（說得很洪響）

「親愛的親戚，你睡着了麼？」

「親愛的親戚，你睡着了麼？」

「親愛的親戚，你睡着了沒有？回答我們罷。」

「我們是你的朋友！」

「我們是承繼人。」

「回答我們罷！」

人靜默着。承繼人們移爲洪響的微語。

「他不說話呢。」

「他一點也沒有聽見他耳朵聾了。」

「不，他假裝着呢。他蔑視我們，他很喜歡把我們趕掉，可是不能夠；我們是他的承繼人！」

「每次我們來的時候，他就看着我們彷彿我們來殺他似的。彷彿不是他自己要死似的！」

「傻東西！」

「這是因爲老年的緣故。人們一老，總是很傻的。」

「不，這是因爲貪心的緣故。他很喜歡把一切東西都帶到棺材裏去。他不知道人是一個

空人到墳墓裏去的。」

「爲什麼你這樣恨親愛的親戚呢？」

「因爲他死得太慢。（大聲）老頭子，你爲什麼不死？你損毀着我們的生活，你坑害我們。你的衣裳撕破而蝕損了，你的房屋傾圮了，你的物件弄舊而且喪失寶貴了！」

「這個很對，他坑害我們呢！」

「輕些！做什麼嚷！」

「老頭子，你坑害我們呢！」

「但是也許親戚要聽見我們的話麼？」

「讓他聽見罷！聽見真話總是有害的。」

「但是也許他還有另造遺囑的力量，不給我們財產呢？」

「你這麼想麼？」

大家笑了。繼續用柔和的聲音說得很響，使人能夠聽見。

「不要緊的事情，他總是聰明的人，懂得滑稽，並且很明白我們的玩笑話。親愛的親戚，對不對？」

「自然我們是說玩話。」

「我們可以隨便等候。不過我們很可憐他。日夜一人坐在熄火的爐子前面實在太難過了，——親愛的親戚，對不對？」

「爲什麼他不躺在牀上？」

「這就是小小兒一點奇怪事。他的妻子在這張牀上死了，他誰也不許觸一觸被褥和枕頭。」

「但是「時間」已經觸着這些東西了！」

「這些東西發出朽味來了！」

「在這裏也聞得着朽氣。」（嗅起來）

「我想到……不，我想到，他曾在這個火爐裏不經濟地燒過整棵的木頭。……」

「你記得他的跳舞會麼？我們親愛的親戚真肯化錢啊！」

「化我們的錢！」

「你記得他如何寵愛自己的妻子，那個賤婦人麼？」

「你還可以加一句話：那個欺騙他的婦人。」

「輕些！」

「她有一打的情人呢。」

「輕些！輕些！」

「她同僕人姘上了！不錯。同自家的僕人！一天我親自看見他們在那裏互相使眉眼呢。」

「但是她死啦！不要用讒言污蔑墳墓呀！」

「但是這是實話；我自己聽見過這些話。」

「可憐的，被騙的傻子呀！」

「你沒有留心他的白髮如何美麼？」



「輕些！輕些！」

在說「輕些！輕些！」的時候，他們互相對望，輕輕兒笑着。

「人沒有祇想到自己的權利。當我計算他能夠遺給我們多少，剩多少給我們的時候……」

「幾個小錢罷！」

「不能不感謝命運，他還能剩下些來。他這個人真是「揮金如土」的呀。」

「你看他的衣裳，難道對於貴重東西應該這樣辦麼？」

「你這末想麼？我都看不見這是什麼材料。」

「小心地走過去，用指頭摸一下。這是綢子呢！」

一個婦人走到垂死之人面前，裝着整理枕頭的樣子，摸了衣裳一下。大家都好奇地望着她。

「綢子呢！」

承繼人們用各種的姿勢表示自己的不滿意。

人（一剎那間從不動裏出來，輕聲請求起來。）水！

承繼人們 他說什麼？他聽見了麼？他要什麼東西？

人 水！看上帝分上，取水來！（不言語了）

帶着驚懼色的承繼人們尋找着水，可是找不到。他們發出驚惶的聲音來：——

『水！』

『他要水呢！』

『就給他水吧！』

『沒有水。』

大家一下裏朝着睡熟的看護婦嚷着，把一個傳話筒樣兒的東西插在嘴上。

『看護婦！』

『看護婦！』

「看護婦！」

「看護婦，對你說話呢！病人要水喝。」

「推她罷。既是她一天到晚睡着，爲什麼要給她錢！」

「要是你願意找到那不睡覺的看護婦，必得更加多化些錢。難道你不明白這個麼？」

「她很累了。可憐的婦人有多少的工作呀！」

「讓她睡罷。她正做着夢，不必去驚擾她。」

「親愛的親戚，你不能等一下麼？看護婦很累了，所以睡着了。」

人不回答，大家重又向各處散走，成半圓形狀。照耀着屋子底微弱的光慢慢兒要熄滅，屋隅裏起來了「黑暗」；「黑暗」彷彿從上面順着扶梯爬下來，延在棚頂上面，絕無聲響地附黏在每處幽深的地方。

「他安靜了。可憐的人！」

「多黑暗呀！先生們，你沒有留心，多末黑暗麼？」

「有時我想到他也許要很長久的坐在火爐前面，——幾個禮拜，幾個月的時候，那末我真要抓住他的瘦頸，掐死他呢。」

「等着：你對於遺產如此不安，可是我還不知道你是誰呢？」

「我也不知道我也……」

「你簡直是路人：你怎麼有承繼的權利呢？」

「我也是承繼人，正和你一樣。」

「不，先生，你是騙子！」

「不，你纔是騙子！」

「輕些！輕些！」

「應該把他趕走出去！」

「你們大家都是騙子！」

「輕些！你們把他要喚醒了！」

他們惡狠狠的咬着牙齒，握緊着拳頭，互相對比着。

「先生們，光明快要滅熄了！我簡直看不見人臉。」

「應該走了。又是已喪失的一天！」

「應該走了。」

「但是我留在這裏。我不從這裏出去。這是我的屋子。我的，我的，我的！」

「老鼠要把你吞食下去呢。」

喜極欲狂的樣子：

「這是我的屋子——我的，我的，我的！」

「七分之一，路上來的承繼人先生，總而言之，不能過七分之一。」

「這是我的屋子！我的！」

「先生們，黑暗起來了。」

「親愛的親戚，晚安！」

「親愛的親戚，晚安！」

「親愛的親戚，晚安！」

他們朝人低低兒鞠着躬，順着次序走開了。有幾個人把垂死之人死白的手放在躺椅背上的舉了起來，很柔和地握着。祇剩路上來的承繼人一人在那裏。他很賤視的望着不言不語的人和「看護婦」匆匆忙忙而且生氣地觀察着房屋：觸動着牆頭，摸着椅上的材料，用眼光估定那不能用手摸的東西。他走到人的妻子死的，那張牀上，摸了被褥一下。但是朽壞的材料在手指底下竟自破了，承繼人就發狂似的躁着脚，把枕頭和被褥扔下了。以後就堅決地走到垂死之人那裏去，站在他的背後。

承繼人的話 老頭子，你聽着。你應該死啦。爲什麼你用抵抗來污蔑「死」？你去罷。把活的東西從你死的權力被解放了罷，——這種權力躺在一切物件上面，帶着鉛條似的重量。你看：一切都等着，並且渴望着你的死，——這個垂傾的牆頭，——這些蜘蛛網和關閉在圈裏的

蜘蛛——這個黑色的火爐；以前這個火爐用火把你烘暖，現在却要招你朽壞的身體到冷清清的墳墓裏去了。你去罷。在那裏你可以遇見那在你髮白髮黑的時候都愛你，而且被你所愛的人們。（靜默了一會）

你不信麼！

朝着灰色的人站立的那隅。

喂，你呀。你對他說，在那裏可以遇得見所愛的人：頭碰破的兒子呀，愁病而死的妻子呀。（靜默了一會）

你也不言語麼？一切都不言語麼？隨便罷。但是無論在那裏有人等不等你——你總是離開這裏罷。你死的時候，我要讚美你！我要把花圈放在你棺材上面，並且在你的身體朽壞的地方上面要造一塊紀念碑——要是這個價錢並不貴的話。你去罷！

不言語了一會。承繼人又在屋裏走着——但是地方的陰慘，不住地增長的黑暗和恐佈的寂靜，使他害怕起來。他驚慌地跑着，不知道何處是門，並且枯嘎地說着：

看護婦醒一醒看護婦！什麼地方是門？……什麼地方是門？……看護婦呀！

不言語了。老太婆們差不多同時顯現出來。發生了一種輕易而靜默，並且對於老太婆們爲可笑的遊戲：她們擋住承繼人出路，在屋內旋轉起來，並且絕無聲響地推他，最後纔放他出門。承繼人手捧在頭上，帶着恐怖的態度，逃走了。老太婆們輕輕笑着。

老太婆們的談話

「好呀。」

「好呀！何等佳美的夜間呀！」

「我們重又聚攏來了。你的健康如何？」

「時常咳嗽。」

輕笑起來。

「現在不久了。他立刻要死了。」



「看那蠟燭呀。火焰藍而狹窄，在邊兒上延燒着，已經沒有蠟了，連燈心都要燒完了。」

「他不願意滅呢。」

「可是你幾時看見過火焰願意熄滅呢？」

「不要爭論！不要爭論！火焰不管願意不願意熄滅，可是時候到了。」

「時候到了。」

「時候到了。」

「但是你記得他生出來的時候麼！親愛的親戚，敬賀你添子之喜！」

「你記得玫瑰色的衣裳和光潤的頭頸麼？」

「還有花兒：露珠不乾的蘭花，八月蘭和綠草呢？」

「不要動，姑娘們，不要動花兒！」

笑起來。

「時候到了。」

「時候到了。」

笑起來。一個老太婆整理着牀鋪。

「你幹什麼？」

「我整理他妻子死的那張牀鋪呢。」

「這個做什麼用？他立刻要死了。」

「你多慈善呀！」

「現在好了。現在他可以走了。」

「當那個人放他的時候。」

「現在好了。現在好了。」

和諧而很悲慘和奇怪的聲音傳到屋子裏來。這種聲音生在上面，在屋隅的黑影抖顫地消滅下去。彷彿有許多絃兒一一的折斷着。

「靜着！你們聽見了沒有？」

「什麼？」

「這是在上頭，開跳舞會的地方。這是音樂呢！」

「不，這是風。我到過那裏。我看見，我知道，這是風。那裏玻璃破碎了，風兒把那些玻璃碎片吹響得十分和諧。」

「不錯，這個很像音樂。」

「那裏多快樂呀！在牆旁黑暗裏蹲坐些客人，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什麼樣子的呀！」

「我們知道！」

「那些客人露着牙齒，斷斷續續地吠叫着：多有錢呀，多熱鬧呀。」

「自然你是開玩笑麼？」

「自然是我開玩笑。你知道我高興的性質。」

「多有錢呀！多熱鬧呀！」

「多光明呀！」

輕笑。

「提醒他去罷。」

緊圍着人，用輕柔的行動附在他身上，用多骨的手撫慰着，沁入老心的深處。

「你記得麼？」

「多有錢呀！多熱鬧呀！」

「你記得在你的跳舞會上如何奏音樂麼？」

「他立刻要死了。」

「跳舞的人旋轉起來，音樂奏得又柔和，又有趣。那是這樣的……」

低唱着在人的跳舞會所奏的那支音樂譜。

「你記得麼？」

「我們成立了跳舞會。我許久沒有跳舞了。」

「你設想這是宮庭，特別美麗的宮庭！」

「你許得麼？那邊絃琴正響着。那邊笛兒正柔和地唱着。那邊……」

忽然在上面大廳的地方開始奏起音樂來，插斷着老太婆們的話頭。聲音傳來又洪大，又響亮。老太婆們傾聽着。

「輕些！你們聽見沒有？」

「他們正奏着呢。」

「樂師們正奏着呢！（大喊）喂，樂師們，到這裏來！」

其餘的人重複着：

「喂，樂師們，到這裏來！喂，樂師們，到這裏來！」

上面的音樂止聲了。就在這個當兒在扶梯上下來三個音樂師，就是在那天跳舞會上奏演的人。那個拿着絃琴的人很謹慎地把手絹鋪在肩上，三個人就一起很用心的奏將起來。但是聲音又輕又柔和，彷彿在夢中一般。

「那就是跳舞會了！」

「多有錢呀！多熱鬧呀！」

「多光明呀！」

「你記得麼？」

她們按着音樂低唱着，開始圍在人的附近，很笨拙而且可笑地學着在跳舞會上跳舞的白衣女郎們的舉動。在第一句樂譜奏的時候他們圍繞起來，奏第二句時便散開來，並且合攏來，很莊嚴，很靜肅，她們又輕輕兒微語着——

「你記得麼？」

「你快要死啦，你記得麼？」

「你記得麼？」

「你記得麼？」

「你快要死啦，你記得麼？」

「你記得麼？」

跳舞開始快起來，行動開始激烈起來。在老太婆們唱歌的聲音裏透出一種奇怪而尖利的音調：還有一種當時還被壓抑着的奇怪的笑聲在跳舞的人那方面發出來，他們走過人的面前，就向他耳旁投着捷短的微語——

「你記得麼？」

「你記得麼？」

「多柔和呀！多好呀！」

「靈魂正休息着呢！」

「你記得麼？」

「你快要死啦，你快要死啦，快要死啦……」

「你記得麼？」

旋舞得更快了，舉動又激烈些了。忽然一切都靜下去，停頓住了。音樂師們手裏持着樂器，凝凍在一種姿勢上面，正和那些跳舞的人站在當地，一動也不動一般。人站立

起來，舉着步，用不正確的脚步走到牀前去。一個老太婆擋住他的道路，朝他臉上微

語起來——

「不要躺在牀上！你在那裏要死呢！」

「你在那裏要死呢！」

「留神着牀鋪！」

（一無救助地站立着，發愁地禱告起來。）無論誰救一救我罷。我走不到牀那裏去了。

忽然一切彷彿都看見了。看見惡狠狠站在旁邊的老太婆們；看見四周圍罩臨着的殘毀，黑暗和死；彷彿初次似的看見灰色的某人石頭般的臉和在他手裏快燒盡的蠟燭。他舉起手來，抵擋着老太婆們。他挺直着身體，昂起白髮的，美麗的，威嚴的頭，預備做最後的奮鬥，用一種特別洪大響亮，同時充滿着憂愁和憤怒的聲音喊嚷起來。在說出起初一個短句的時候還顯出老年的衰弱樣子；但是在以後每一句話裏聲音顯得年壯並且堅強了；而且一下子受着回來的生命的影響，蠟燭紅而恐慌的火



焰竟高旺起來，用火災的烈光照耀着周圍。

「那裏是我的執戈者？——那裏是我的劍？——那裏是我的盾牌？——我被解除武裝了，快一點到我這裏來！——快一點！——你是被咒詛……」（倒在牀脚那裏死去。）

那個當兒火焰又發亮了一下，便熄滅下去，強烈的黑暗吞沒了一切物件。牆和窗扣留着黑暗，彷彿終於降服了，於是黑暗就用深黑而長勝的波浪把一切都捲去了；祇是死人的臉還亮着。老太婆們輕而不定的語聲，響聲和笑聲。

灰色的某人 靜着！人死了！

一切靜默。有一種冷淡的聲音從深遠的地方重複着，彷彿回聲似的：——

「靜着！人死了！」

一切靜默。黑暗慢慢兒濃將起來，但是還看得見站立着的老太婆們的面容。她們又輕，又不言語地，圍在死人旁邊，——以後開始輕唱起來，音樂也開始奏演起來。黑暗又濃起來了，音樂和唱歌開始洪響起來，野蠻的跳舞開始急遽起來；已經不成爲跳

舞了，卻發瘋似的在死人附近跑着，蹀着脚，尖聲叫着，發着不斷的野蠻的笑聲。臨到了完全的黑暗，死人的臉還發亮着，以後連這個也消滅了；顯出眼看不見的深黑。

黑暗裏聽得見狂舞的人底行動，尖喊，笑聲和不調和而十分洪響的樂聲。這些聲音和喧譁，一到了最緊張的時候，很快地退開，死下去了……

靜寞。

